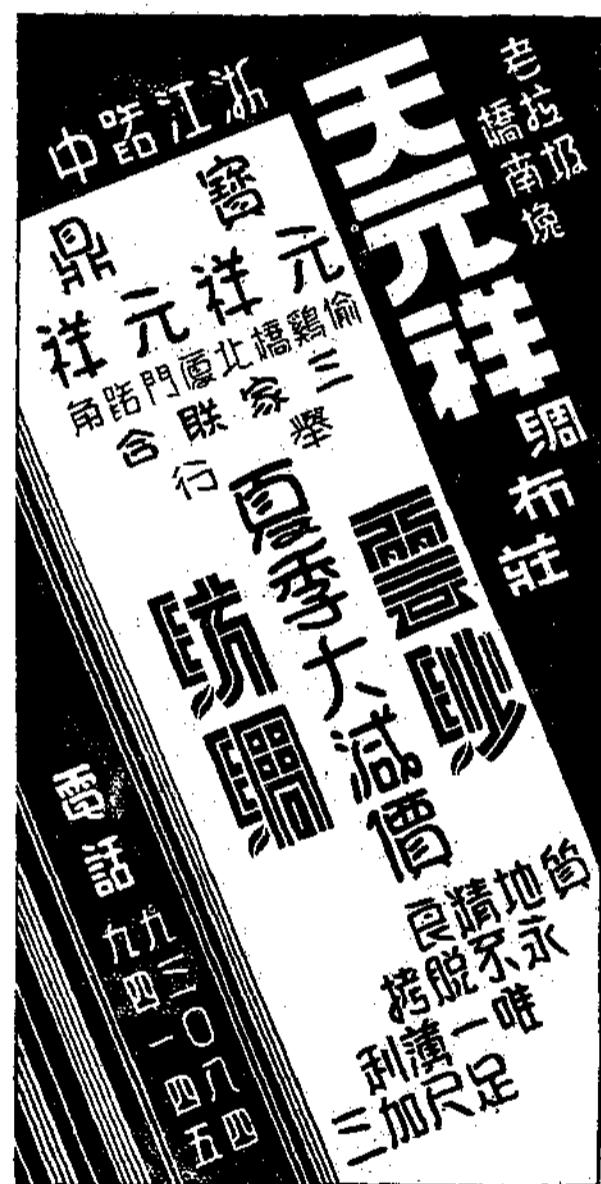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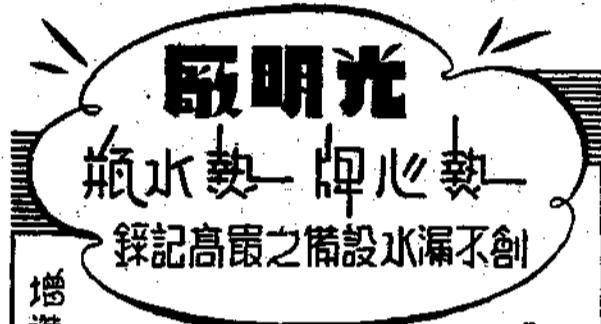
期六十第 集一第
板出日七十月六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四二北平圖書館

君為“而沙林亞”
！品用日之生衛





"VOLAR" THERMOS BOTT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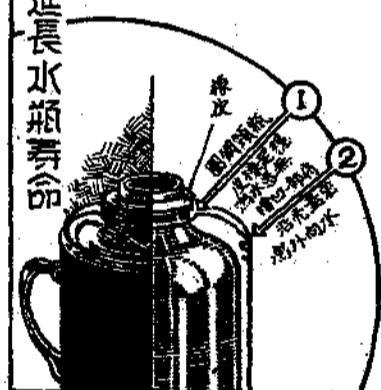


瓶水熱一牌心熱
錄記高貴之備設水漏不創

增進人群衛生 延長水瓶壽命

增進人群衛生 延長水瓶壽命

空中瓶水熱
！新革大的前



- (1) 頸部增用新
式鋼圈使保
皮永遠保養
頭隙滴水不
入
- (2) 身部增加鈦
水凹槽使水
外溫任何冷
熱均無滯可

品出廠瓶水熱明光
新嘉文發廠路
二二六五三話電





封面題字 每周茗譚
行雲脞記
古事今圖
搖尾小札
鈍光王菩薩
記多爾袞
猶豔入畫記
董公書箋
文虎雜談
文虎徵射虎
春雨軒談虎
時事詩畫
晚晴簃斷簡
毛氏藝師

馮嶧客 茶博士 胡亞懷
翁藕絲 選冰 憂孤島吟詠
病臺 製文 滑稽聯話
湖村 儒公 許景佩
顧懷冰 祁仲書 行袁秀者
趙璧霖堂

書眉題新事錄
歐美一瞥
斗室殘墨
孤島吟詠
滑稽聯話
歪詩譜詞集
餐梅小錄
清代遺事摭談
斷雲零雨錄
新浮生六記
銀筆傳信錄
舊詩紀點集
唐宋宮春色
三話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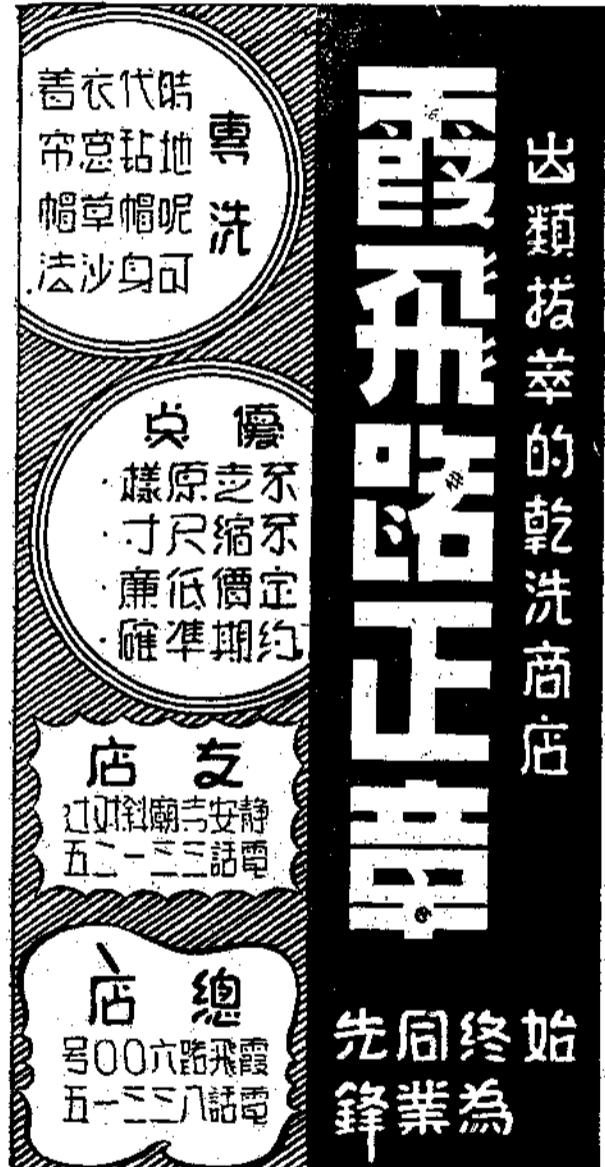
畫眉室主 林康侯 孫文蔚
孫籌成 楊三梅 范大鏗
不鏘魂事主 蔡陸仙 許月旦
越者狂 越者狂 公 薈士
汪小紅 越者狂 陶劍鳴春繪狂



此類拔萃的乾洗商店

霞飛路正店

先同終始
鋒業為



每周茗譚

茶博士

●命相也有至理●（下）

每每恭維得你心裏

一天多一天，他們的生

道哩。

頭舒舒服服，你因爲要證實你將來的命運，你必定逢人宣傳，不說他是君平再世，就說他是柳莊重生，而且這許多不是城隍廟裏的「牛頭」，是君平先生江蘇術士，他「一馬面」，這是「吹瞎子先生江湖術士，他「一馬面」，這是「吹牛皮」，「拍馬屁」，不管張三去也是如此，第一步請幾個名人介紹，李四去也是如此，那，在報紙上吹吹牛皮，未他們的義務宣傳員，第二步有人上門來算命，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相面，恭維幾句，拍拍馬屁，那末有許多人看了許多大人物的介紹廣告，聽了恭維話骨節酥麻，上了當，還沒有知

同相金，也不容易到手，所以凡是算命相面，過去的事情，非常準確，未來的命運，不大可靠。

有兩句俗話，叫做「靈勿靈當場試驗，準子先生，抱的是「牛」取心，否則一個人沒有希望」，是最能促人的進一靈勿靈當場試驗，準了希望，那就趨於消極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說「靈勿靈，過去的事情，靈勿靈，那末就是真正學問淵博的命相家，對於過去的話就是說未來的命運，當場可以試驗，第二句事情，是肯照實而講，準勿準，過後方纔知曉，算到將來的命運，終得，這兩句話。說得也夠滑稽的了。

行雲腔記

穉林

寡人臥游成癖，食性特饑，好大喜功，貪多無厭，夙著饕餮之號，自繩戰鬥之功，恆謂宰天下當如是肉，養名譽其以大烹，於是磨礪以須，擇肥而噬，血氣方剛，春秋正富，輒已非肉不飽，雖房軀怯弱，措大寒酸，不得與燕鶴虎鷺飛而食

肉之赳赳者比，而阿堵泥沙，甘墮慾壑，一身孤注，拋擲溫柔，牛刀常持，以割鷄，食指乍注，而染鼎，寶山寧肯空入，異味必須先捉，肉呼，譬之過屠門而聞，豈能快意？床頭乃真英雄，孰能快意？

點浮搜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一日二日萬幾，握髮吐哺，輪轉之間，未克如君子之遠庖廚，是研討割烹之技，折衝樽俎之間，未

六
翠鱗情，果爲甚底？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之鵠，究係何事？况食肉固養生之主，游房亦惡益之微；飲食男女，人之大慾，聖人初不諱言也，寡人懷抱利器，鬱鬱所得逞，因之止渴未妨飲鴆，喪志奚必玩物，平居慨然深羨屠沽之醜嬉，差同儕陵之悲憤，福量比於三蕉相耶？嗟乎！明知肉

舍酒池而趨肉林，
近婦人以代狂藥，
私意誠思戕賊餘生，
毒終外寢耳！抑

裏王妖夢，務底速
成，劉阮天台，彌

僧前度，性故見異
思遷，人多謀新舍

舊，埋愁之地，遂

由紅樓而青樓，而

燕子之樓，而天龍

之樓，更降而至於

橋畔八仙之樓，朝

暮暮，陽台之下，

巫山神女，但勦

其能行雨行雲魂銷

眞個爾，化玉帛爲
干戈，視燕鶩如魚
肉，是亦大丈夫不
得志於時之所爲也
，即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尙雅弗願輕
去摩登，獨爲阿難
，又安能拘拘然泥
於沽酒市脯不食之
說，而貿貿焉嗟嗟
，據鞍顧盼，提刀躊躇，
貌駛之肉者？據鞍

顧盼，提刀躊躇，
私謂鞭辟入裏之懽
一羌非皮相之所喻
，浹藉流丹之幻，

頗有枕祕之堪誇；

（未完）

雞皮三少之風味，
或遠勝乎擁姬，肌
膚內視之妙傳，間
不輸於趙后，世俗
惑於釋氏之言，謬
譏「玉體橫陳，味
同嚼蠅」，寧知橫陳
之玉體，故爲嚼蠅，
蠅而設，而「一陰一
陽之謂道，此時此
際實難堪」，投

我以雪白之肉，報
之以銀樣之槍，其
爲太囁則一也，豈
云食而不知其味乎

？日中爲市，交易
曲盡往來之禮，備
極魚水之歡，如是
云云，雖籠下易牙
，未易遽辨熊羆之
熟，而謂局外英雄
之「和擅」者流，
遂能舉觀室家之好

，傾略甚於帶眉之
一陽之謂道，此時此
際實難堪，投

我以雪白之肉，報
之以銀樣之槍，其
爲太囁則一也，豈
云食而不知其味乎

？日中爲市，交易
曲盡往來之禮，備
極魚水之歡，如是
云云，雖籠下易牙
，未易遽辨熊羆之
熟，而謂局外英雄
之「和擅」者流，
遂能舉觀室家之好

，傾略甚於帶眉之
一陽之謂道，此時此
際實難堪，投



古事今圖

第五圖 杜牧之

太和末杜牧，復自，風物妍好，目多奇色
侍御史，出佐江西宜州，因甘心游之，湖州刺
幕，雖所至輒遊，而終史某乙，杜牧素所厚者
無屬意，及聞湖州名郡，頗喻其意，及牧至，當行間寓目，冀于此際，因使語其母，將接

姬媚女，力所能致者悉言，至旦，觀者如
爲出之，牧注目觀曰：「堵，迨暮，竟無所得，
：「美矣！未盡善也，將能，舟岸于臺人中」

乙復候其意，牧曰：「有里姥引鷄頭女，年

「願得張水嬉，使舟入十餘歲，牧熟視曰：「

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比至郡，則已十四年。曰：「且不卽納，當爲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後期。」姥曰：「他年而生三子，牧旣卽政，失信，復當如何？」牧頭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語其母曰：「曩旣許我爾所適可也。」母許諾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見，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強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芳時上較遲，不須惆悵怨怨聲。」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搖尾小札

病鶯

狗爲世界獸類之一，有獵，有玩，有淫，更有狗之始，固不可考。右哈叭、獅子、鰐毛，惟其歷史悠長，種類繁多，暨其類還有关於過舉其崖略，未足罄數。人世，初亦不亞於「四也」。他若司晨、演戲，謂以狗與關人并列，「醫學界高唱打破限靈」之龍鳳編織，尤性告狀，復仇，換鞋，拖鞋兒，金門等等，此不狗」一文，洋洋千言，極盡文章之能事，有人稱「家畜」之中，獲與則又爲關於狗之個性，借地方，但凡外人所設馬牛羊鷄豕并稱也。技能，及其故事也，而以言狗權；則有東洋犬，西洋犬，及中國事實演出，且爲人類所

人生而具狗性」者，斯要知並非國際同情於弱

爲像聲狀形之喜劇，無小，良以世界文物進展關之宏旨，不難閉目。堂堂上國，未容再以思尋，聊博解頤而已。此項輕蔑口氣，侮辱鄰邦舉衆，是不啻自暴自棄也。

吾友嘗撰「關人與狗」一文，洋洋千言，極盡文章之能事，有人稱「家畜」之中，獲與則又爲關於狗之個性，借地方，但凡外人所設上海，昔年，嘗有「二禁，大書特書曰：禁華四六」之事發生，即爲人與狗，可知弱小民族特別變演性交之明證，洋犬，西犬，及中國事實演出，且爲人類所

犬之分，以言狗名；則以不能仰望者。再若「，固與狗相若也，今若何謂二四六？蓋促使黑有雄雌，有義，有惡，狗聲麤糊之聲，」與「此風漸易，禁牌撤除，狗二貽，女孩四名，相

交作戲，入幕欣賞者，每次須納費六元，二十四塊銀幕上，以狗明星見六之名稱，於焉成立，著，喧騰於世界藝術界，似此乖逆人情，悖傷人道之惡劣，悽慘行為，竟賣解者，領導犬羊猴鼠見人舉趣之若驚，惟恐

見聞不周，要亦可知風俗不經見之動作，其不虛妄，確有其事。身段矯捷，有時在槍彈

俗澆漓，人心險薄，厥神妙之技，未必不如獵犬，在我國古代，後行使二四六之戲者，琳丁丁，然則此犬羊猴已被置諸刑罰，愚嘗建議，應責極刑，以儆來

惜乎偏促一隅，地位不相等，同樣有幸有不幸，不有觀眾，何來演者，耳！

狗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或爲人所難能，正本清源，除惡澈底，

惟其個性，眼光狹小，各國稱此項猛狗為「警利異常，與淺薄社會之犬」，大多係德意志產人類生性，正復相同，凶猛悍桀，勇力驚人，祇服從其主，訓練成熟，聰慧靈敏，前人筆記中，能導警員逮捕罪人，四項動物，教之表演補，有義犬替主伸冤，信蹤跡盜賊，體魄偉大，不虛妄，確有其事。身段矯捷，有時在槍彈

俗澆漓，人心險薄，厥神妙之技，未必不如獵犬，在我國古代，亂發之中，亦能避免。獵犬即有之，專用以助人圍獵，若逐兔拒狼，及撲鼠等，何一莫非是耶？獵，若逐兔拒狼，及撲

京京師警察廳創設警犬訓練班，成績卓著，開

之專家，歸國後授陸軍少將銜，供職軍警界多

年。（未完）

鈍光王菩薩

(上) 菩公

語云：「時來風送，四面盡楚歌之響，每
膝王闌，遠去雷轟薦福碑，」余素反對迷信，間無埋愁之地，變生肘
於星相命卜之說，率睡腋，禍匿腹心，腸一日
秦不屑一顧，顧年來違而九還，愁千絲兮萬緒，
時養晦，索處離羣，已，祇爲親愛者所悲而爲
效吳俗，幾默之賣，非復讎所快，則甚矣人之
元龍湖海之豪，而猶屢不可以與命爭也！按此
經頗贊，備遭讐敵，動等情狀，古人亦常有之
輒得咎，毀成求全，益，藉諸載籍，如太平廣
以五鬼齊臨，二豎助虐記，引異苑云：有人姓
劉，人若與之言，必遭，奴僕欺主，魅亦侮人，
甚至一簣虧九仞之功，禍難，惟一士人，堅謂

必無是理，劉聞之忻然咸集，伯和戲問左右：
而往，自說被誘，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小兒墮井乎？」曰，否
何足卽，須臾火發，費，否，伯和謂坐客曰：
奢服玩藻盡，於是舉世皆爲鵠譏！脫遇諸途，日，軍吏圍宅，擒伯和
皆閉車走馬，掩耳奔避，棄市！此二人者，豈
又獨異志云，淮南有鄙謠所云背時人物，晦
居客廬嬰，氣質文學，氣星君，而世俗目，白
虎之儕耶？天下竟有
俱爲郡中絕，人悉以廬
不可以與命爭也！按此
三郎呼之，但甚奇蹇，此等不近情理之神話巧
若在羣聚中，主人必有遇，奇絕誕絕，殊堪疑
橫禍；或小兒墮井，并詫，嘻！亦誠咄咄怪事
橫禍；或小兒墮井，并詫，嘻！亦誠咄咄怪事
頃閱田蘭芳逸德軒
郡守，始至，愛其才氣，中紀一事，正復酷
特開中堂設宴，衆客肖，田鈍庵初名世亨，

大鴻運酒樓

地處適中六通便利
高雅廚司烹調適口
行市招待非常週到

號六五五號州福~址地
六八六一九~話電房帳
三五七三九~話電上樓

哀爾多記

許景佩

余既述清世宗之陰功，固不可沒也，然而屍驚忌刻，然後知自古一骨未寒，降詔奪爵，要代之雄主，其嚴毅果斷，亦罪有應得，鄭親王等，有非人臣所能測，觀所陳，特膚詞耳，則世於世祖奪多爾袞封典而祖之英明權變，於此已益信，世祖以六齡踐祚，可概見矣，初太祖太宗十三親政，廿四崩殂，開國創業，多爾袞身在，卽位之初，百事艸創，行間無役不從，諸將內外主持，惟多爾袞莫不畏服，世祖以冲齡一人而已，當時亡國大踐祚，中外晏然，多之夫，傾軋殊甚，招權納力也，入關定鼎，規制賂，棼如亂絲，卒能措率探降臣洪承疇之議，大局於磐石之安，多之用意籠絡，如爲明莊烈

帝發喪，除明季各視餉人禮，且明詔天下，得
，及廢衛諸弊政，文臣爲皇父攝政王，百官上
衣冠，贊從明制，除黃牋啓悉稱臣。諸王貝勒
耳，穿鼻，割脚筋等刑，相見白事，無不跪拜者。
江南既定，毅然下蓮，而多亦自以元輔懿親
變令，盡除明朝服制，與國同體，君臣之間
違者殺無赦，籍明室公侯伯駙馬皇親田地，分
給旗人耕種，嚴懲匿滿洲逃人之禁，犯者多死
，漕運總督，因請故明陵寢祀典，革職治罪，
凡此皆其政策，權謀令人不可捉摸者也，攝政既
久，威權益重，帝事之謚內院，嗣後諸王大臣
謹，宮中宴見，輒用家，差遣在外，凡有啓奏

具本御前，予處啓本，卽宣示多罪，撤去廟享，略謂太宗賓天時，多睿親王帝號廟享，家產永行停止，六年十二，並奪封典，雨露雷震，爾衰即陰謀自立，其弟皆籍沒入官，母妻封典月，多始卒，八旗牛羣，誠人臣所莫測者矣，豫親王多鐸，朝夕勸進，悉行追奪，停其嗣子章京以上，皆合成服，先是世祖嗣位之初，多，入關以後，僭妄益著，多爾博封爵，同母弟豫其威重如此，至是因猶與鄭親王滿爾哈朗同受，第宅彷宮闈，儀仗擬親王多鐸，以血戰功大於邊外，遇病卒於喀喇遺命，及中原底定，威至尊，九州貢賦，悉入，降爲郡王，凡與多同城，年僅三十九，訃至權獨擅，擅鄭親王不使邸中，金銀珍寶，不可黨者，悉誅鋤之，帝亦京，帝震驚，詔臣民易與政，用私黨同母弟豫計數，又請以生母納喇自此親政，嗟乎，烏盡服舉喪，柩至，帝率諸親王多鐸輔政，鄭親王氏入祀太廟，逼殺肅親王，千古同慨，使多王貝勒文武百官，易綺等長其勢，相率隱忍，王豪格，納其福晉博爾果有異志，則入關之初服，出迎于東直門五里，常出入內院，一時有太滿錦氏爲妃，威福已出，又何必遠遁冲人，其外，哭奠盡哀，詔以喪后下嫁之說，及卒，鄭，生殺任情，天下知有心志驅他，當爲天下人儀依帝制，七年正月復親王代之，近侍蘇克薩睿親王，不知有皇上，所其見，世祖之必欲窮詔祐皇父攝政王於太廟哈首發多私製帝服，竊似此僭妄，非追治其罪，則以出入宮禁，廟號成宗義皇帝，備匱御用珠寶，指爲潛圖，不足以昭紀，而警，至有太后下嫁之說，極生榮死哀，然不旋踵不軌，鄭等復詞證其罪有位，疏入，廷議撤去又遣親王豪格，爲世祖

胞兄，有削平秦蜀之功。有皇父字樣，王錄失實，未聞顯過，逼之死而多矣，或謂太后之屈尊納其妃，固世祖之所親下嫁，純爲驕廢多之雄見者，其及於禍也宜矣。

才大略，恐其覬窺神器耳，其然豈其然乎。

按順治五年，加封多耳，其然豈其然乎。

爲皇父攝政王，他書多

不載，惟湘源蔣良騤所

撰東華錄載之，是書成

於乾隆三十年，對多當

國事均以實錄紅本爲主

初無諱飾，光緒時，做出了信用，那就無物

長沙王先謙撰東華錄，不佳，譬如三友實業社

創去加封皇父攝政王一

節，冀掩前載穢迹，惟

蔣錄風行已久，而公私

文稿之流傳國內者，仍

的藥當然也是靈的了。

老牌子 聞天

上海法華房發行



人間獨樂局

南京路贵州路口
電話九二六九八



新繡花色
有像你理想中的美麗
恆定價格
有出你意料外的便宜

鋪面 — 呢绒哔吱
最新團二高尚花邊
產絲獨創定製新裝
名貴蘇 — 大衣禮服
相顧繡 — 皮貨臺帳

獵艷入畫記

澇湖村廣

女竟嗤曰：「恐爲宜，惟君謂勾欄中人天下無此柳下惠也？」兼送「贈品」，然吾謂相劣之物，何堪實用，輕拍其肩曰：「予曰：「非予欲效柳下執弟子亦多兼付「小隔靴搔癢，有傷體元，之來，目的非圖歡娛，惠之發情止禮，然予懼賬」，吾之能體健勝人原物璧奉，請留後用」勾欄中人之兼送「贈品」，即自知預防術也，君，語竟擲還。」萬有成疾害己則咎既不效學柳下惠，復而由自取，固無所怨尤，畏領「贈品」，然吾亦將若何？」予曰：「若歸去禍及子妻，試問於虛受「小賤」，故當自以肌膚之親，決不作此心忍乎？」女起立笑曰：偏防毒面具，送客上戴妄想，果能依予所爲，君今後風月場所，裏足紙匣，鐵指捲雨衣一襲何？如在可能範圍，違俗有云：「將軍難免陣上可謂兩不來去也」，言能准予之所請否？」女全裝齊整健說美，正可亡」，即此之謂也，望訖，啓紙舌抽屜，出小曰：「不悉君囑爲者係償予宿願，求鄉犧牲二小時色相，俾成數畫。

，向予迎頭拋來，予忽客之命，理固當然，何不起手接住，見雨衣相劣必額外贈資，如有越規不堪，且予目的本不在之求，雖致百金，决不

校學生時，而校中偏用

之機特兒，均係江北婦人，及孱弱少婦，實無曲線美之可言，離校，僅限於環境，未能如

人，及孱弱少婦，實無曲線美之可言，離校，僅限於環境，未能如

予計女言，固出甚以拒絕，子不爲忤，惟尙不甚苦，或加以訓導，則願再付夜值資六元，加津貼，爾意下如當，今日之事，戛戛乎事在人爲，唯力是視，抑或有成功之望，乃何？」女笑曰：「予操其難哉，第聞檻上鬧鐘，今卿拒予，非卿之不能，握手指女曰：「卿出生響鳴，矚目正一時矣，乃卿之不爲，故不悅此業，兩載於茲，來客在二十世紀，其頭腦尙溫文魯莽亦有，老弱少若再蹉跎至數小時後，」

壯亦有，本國異國人均東方一曙，亦祇可挈箱出走，入寶山空回，何事固能爲，然不能爲之，不近科學也，今予爲客，作如是之請求，須以異也？」况予復自命理由有三也，其一，天瘠釋疑，望細聆之，如知予操此業，伴客同眠，善於辭令，豈今晚屈服時雖不嚴寒，裸體時久，認爲合理，卽准予請，規例所在，不敢有所在青樓人面前，予決憑，奚勿受凍，其二，卽否則，當依卿命如何？」異議，雖本心非吾願，予三寸之口舌，重鑿前吾不羞，豈君不畏觸？曰：「請速言」，亦事出無奈，」至裸體議，非達到原定目的而罷頭乎？其三，渥上娼予辯曰：「其一，予箱供人作畫，非吾分屬事，後可，予遂復步女面前，妓，數以萬計，實施其中本備有白蘭地酒，請抵諭客所不怪也」曰：「適在提議，于未事則可，至裸體供君作先口飲一小杯。受寒卽言已，回坐牀第，俯嘗不知非卿分屬事，原畫，恐未必能唯命是從，可避免。

予計女言，固出甚。以拒絕，予不爲忤，惟尙不甚苛，或加以訓導。今日之事，戛戛乎。事在人爲，唯力是視，抑或有成功之望。乃姪哉，第聞檻上鬧鐘。今卿拒予，非卿之不能。擢言指女曰：「卿出生在二十世紀，其頭腦尙未曉也，矚目正一時矣，乃卿之不爲，故不悅。」再蹉跎至數小時後，一。係十九世紀，故所言不一。予笑稱怪客曰：「能爲之理由，全事迷信，不近科學也，今予爲之，卿釋疑，望細聆之，如理由有三也。其一，天時雖不嚴寒，裸體時久，認爲合理，卽准予請，於辭令，豈今晚屈服。」予決憑，奚勿受凍，其二，卽否則，當依卿命如何？」二寸之口舌，重聲前。吾不恥羞，豈君不畏觸？曰：「請速言！」非達到原定目的而罷休乎？其三，渥上娼子辯曰：「其一，予箱中本備有白蘭地酒，請先口飲一小杯。受寒即知非鄉分屬事，原畫，恐未必能唯命是從。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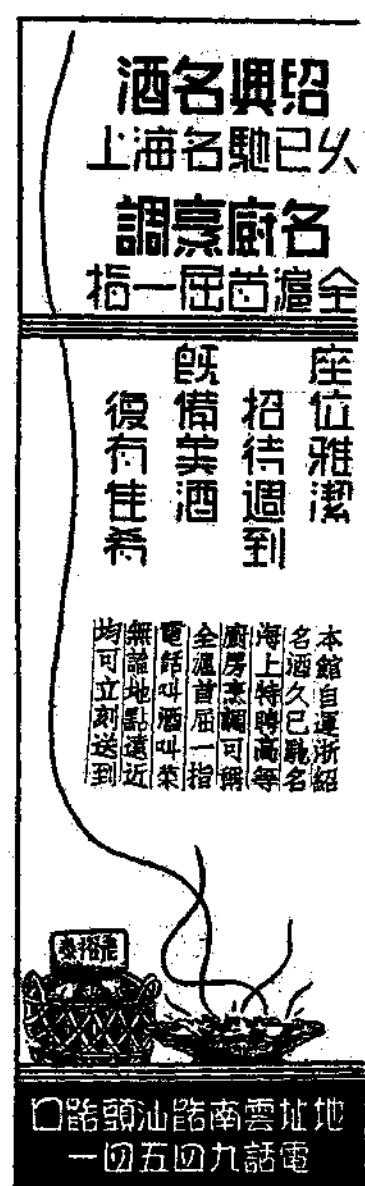
五雲閣昇樓 第一集 第一六四

二

董公書箋

顧懷冰

名小說家張秋虛先生，（即為本刊執筆之董公）逸才橫世，著作等身，二十年來，躋躋文壇，久享盛譽。擅筆而外，尤工書法，所作行楷，遒勁妍逸，絕似麗女簪花，太原楊姪，於秀媚之中，別饒瀟洒出塵之致。頃者炎夏已屆，燠熱漸增，壇門求書便面者，紛至沓來，日不暇給，文藝界同人，深悉妨其治生，特為代訂潤例，聊示限制。書扇每面僅取二金，（立軸屏條加倍。）潤資先惠，扇面自備，三日後即可取件，代收件處：九江路望平街口晶報館，跑馬廳平樂里力報館，愛多亞路江西路口泰晤士報館三樓社會日報館，南京路香粉弄信大祥大樓二六號香港畫報館，梅白格路愛文義路口三成坊慶華書局。



文虎雜譚（十）

祁仲書

便搜羅無底網之遺，（蠭蟻）欲奢更
，（珊瑚）俾組織煥錦
衰之彩，（瑞雲）今者
勾萌甫達，（苗生），
鳴嘵效求友之聲，（鳥，（小謝）聊伸耿耿之
語）碩果圖存，（保住
）搏兔用全生之力，（
獅子）執鞭可慕，（車，（白于玉）一辨誠心
夫）作俑難工，（土偶，併看瑞報，（香玉）
一待衆流合派之時，（起南專齋。（張誠））
江中）是九轉丹成之後，
，（上仙）量小何殊車例，
載，（塔奧）甘營蚊蠅
，便搜羅無底網之遺，（蠭蟻）欲奢更
，（珊瑚）俾組織煥錦
衰之彩，（瑞雲）今者
勾萌甫達，（苗生），
鳴嘵效求友之聲，（鳥，（小謝）聊伸耿耿之
語）碩果圖存，（保住
）搏兔用全生之力，（
獅子）執鞭可慕，（車，（白于玉）一辨誠心
夫）作俑難工，（土偶，併看瑞報，（香玉）
一待衆流合派之時，（起南專齋。（張誠））
江中）是九轉丹成之後，
，（上仙）量小何殊車例，
載，（塔奧）甘營蚊蠅

成，以上各書，約韓英
麟輯，英麟字振軒，同
昌人，爲民後謎界中健
將，惜天不假年，早歲
切廄裏，（念秧）默致
謝世，時在民國十九年
十載，且滄桑變幻，未
知能否無恙，該書前列
菜香書局，但今則事隔
秋也，閩南謝雲聲，曾
委宛山人之序言，山人
爲詩挽之，詩曰「不堪
重檢當年影，累我心酸
所序，亦個中人也，卷
首即爲謎格摘要，格有
去，鄉娘仙館忍行過，
八。曰新賦格，爲謎白
字者，曰包意格，曰舊
字者，曰包意格，曰朝陽格，（按
珠集增廣謎格釋，應有遺書在人世，補
亡端賴衆公成。」
竹西春社爲愛素生

麟輯，英麟字振軒，同
昌人，爲民後謎界中健
將，惜天不假年，早歲
切廄裏，（念秧）默致
謝世，時在民國十九年
十載，且滄桑變幻，未
知能否無恙，該書前列
菜香書局，但今則事隔
秋也，閩南謝雲聲，曾
委宛山人之序言，山人
爲詩挽之，詩曰「不堪
重檢當年影，累我心酸
所序，亦個中人也，卷
首即爲謎格摘要，格有
去，鄉娘仙館忍行過，
八。曰新賦格，爲謎白
字者，曰包意格，曰舊
字者，曰包意格，曰朝陽格，（按
珠集增廣謎格釋，應有遺書在人世，補
亡端賴衆公成。」
竹西春社爲愛素生

字者，亦卽今之梨花格也，曰蘇黃格，（按卽流水格）曰返照格，（按卽今之鶯鶯格）曰拆字格，（卽今之碎錦格）曰增減格等，此其大要也，竹西分社之凡例中，有云，廣社前賢已有專本，近代亦鮮作者，此不特余生也晚，不及望見門牆，卽嘉道時人文蔚起，亦未獲升堂入室，社鈔中分七冊，除開篇一冊外，餘爲蕪花館，疏影山房，雙桂草堂，菜香書屋，其四冊。

另有春燈存鈔，及續
惜今軒說謎，乃安健，草謎話數十則，卽贈同人，今年清江李君，函徵謎話等作，備寄去，
十餘條，但長篇者爲多，書余以未賜爲憾，惟往惜今軒謎譜百餘條，謎底條已無究處，昨搜敝簏，偶然得之，自讀去，
一過，頗欠條理，爰加刪改，成說謎若干則，
右五則各射牡丹亭曲文一句，金中而最先到。
梅訊
重聞杜宇聲聲喚
私奔
猶恐脂粉污顏色
日高猶自不明眸

以賂同好，
燈謎源流考是書撰者爲編名，究亦不知何許人，已列入今古文藝叢書。（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但今已絕版），其卷首云：燈謎文戲也。其序文曰：前年索居無，（未完）

春雨軒談虎 (七) 行者

句是究是圖)音無時不城)(三奇雙會)姆,(深翅盼,(予日望之)母女會)針,(拾黃金勿停是言,(四子句而)時,(餽頭庵)云,說甚合情理,因詩鐘之汝每有四方志,(四子莫予違也)四月望,(乘)(上天台)父,(失金分詠格,龍沙格,實與悉,(四子句子已知之文虎無殊,如金雀步搖矣)但自外出,連經一高步瀛先生之序文,然用謎格掛面者,予已屢翹翡翠,紫蛇光閃入琉璃(二寒暑,竟無歸來,四亦渾成工穩,曾於某雜誌見之,但都有強奏者,璃,上句乃詠楊貴妃,子句(去三年不反)斯誌見所謂獨脚戲者,此偶於破紙堆中撿得殘紙下句乃詠虹燈春,但詩其心何以自安乎,(四獨脚戲非時所唱滑稽之半頁,刊均以謎格掛鐘句限七字,且平仄不子句是可忍也)然予年獨脚戲,蓋以獨字爲謎面之謎,亦不知刊自何能亂用,又須對仗工切屆八旬,(古文句老夫面,而射戲名也,如閑書,如以繫鎗,射六才文虎面句毫無拘束,耄矣)豈得長理家務,(一,(資頭關)糊,(獨句)分明一線初三月,任意措詞,曾見有父寄古文無能爲也)畫亦旋木關)問,(勞二關)」解鉛,射四子句「無子書一通,書曰,(吾梓,(詩經句胡不歸)屏,(刀劈三關)淵,(所往而不爲原人,)移兒入寢,(四子字見)以爲善後之策,(詩經馬前激水)諺,(白帝鉛,射四子句,'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登樓，射五唐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下樓，射春秋「十一隊八齊」，七零旬「且乎既登，而求降階也」等，均極自然妙境，均連數者，尚有去數造，本刊祁仲書君，於一期文虎徵射中，亦有一則，以格掛面者，昔鄭玄注有以遇初子徐妃格，射牡丹亭一文皆遇刺，而有幸不幸

句，惜猶未盡底，予亦，「辟宋子文方遇刺，曾戴擬二則，如結首格」，射韻目二「二宋一送謠，射鳥名「白頭翁」，十八年一月十日晚曹娥格，射時代名稱「東北政務委員會，召集東省將領開秘密會議」，聊齋五通篇句，恐緩舊不合時代化耳，如以之渾成工切，以韻目爲，射陽韻十，「良張湯而生變故急捉而閼之，范家遺硯成佳話，射一謠，前人廣爲之，如四商量將楊常槍亡」，故射韻目四去數「巧遇刺孫傳芳」，（未完）

都向稱，首都至今始改陽，以時人名作謎甚，射疊庚韻七，「明清難，鮮有佳構，曾於某京城更名平」，予曾以雜誌中見數則，惟均陳

第十四期文虎揭曉

（一）直在其中矣（二）白羽之白也（三）放於利而行（四）夫子不出於正也（五）草上之風

（一）直在其中矣（二）白羽之白也（三）放於利而行（四）夫子不出於正也（五）草上之風

（一）直在其中矣（二）白羽之白也（三）放於利而行（四）夫子不出於正也（五）草上之風



時事詩畫

袁悔九
秀堂繪詩

拒送金禮我供推李將債盛胡與
絕命合金尤，事母胡悉里少上。美儀信浪
他強婚三許起開吳少，六聯海大滿心他說
二，百女初刑氏聯報號賣舞美因守八夫
人坤因六兒被三到解告聯屋聯舞緣得字妻
來造生十嫁告庭案送成居在舞廳郎亂命
往命肖元給說，對第都，虞女舞終郎亂命
弱不，他無結賀一路被治大女克心推裏
誰，台後，妻浦，特捕李聯班李諧定排乖
知我，來言室吳由院房父路甬妹——
他就乾算明，氏貴傳，母大人妹——

五
雲
界
樓
第
一
集

第
二
六
期

胡，完，我，定妻在付作引反辦誤妹家們
少說全我現轉妻室不禮主誘對被向妹廟竟
辨知說要在詰錄，問金的我的告庭聞，禮
無審過說沒被給與被，，，吃上供詣書
罪結了的有告被命告故現配因官供，求租
。，話什胡告之原意在親爲司稱立依屋
當黃，麼少，強轉作被時他，，即法同
庭推李供聯詞是梗告也始我父起戲居
宣事妹詞供上，否，無是終根母立辭，
判極妹可稱接我已我力母沒本主，，說
，供已供，供一有現交親有要張舍李離



晚晴移斷簡

張慶霖

△靈芝仙草

靈芝草，植物中之一，即投止其家。李客行，仙品也，既異同於松柏，裝中藏有靈芝異草兩莖，又迥別乎芝蘭，世人本擬獻諸某公，而但聞其名，頗鮮目覩，不果行。愚聞其事，特卽偶有一二品發現，俱驅車簡宅，取謀觀光，屬廣鼎。據說果能採得，以廣眼界。當承李客慨

斯草，其人必有福緣，允，捧出錦囊一具，囊而產生之地方，旋亦呈裸，現紫檀木精製小盒，祥端之象徵，言之斤斤，扁形，四方式，有鎖，管其開合，鑰匙，中尚略有皺紋，狀適如合掌，春間，有豫人李某，置有子盒一枚，係純銀，來滬，爲恩戚簡氏之友，製造，內外包銀黃綾，

想見其收藏之縝密，銀，所可翼者，即茲一點盒尺徑，與吾人平常所耳。

李客愚，彼得此

用盛置二十枝香烟之錦盒，相彷彿，惟放大一倍，客謹慎將事，輕摸銀諸葛先生躬耕舊地。得草於南陽臥龍崗，即讓

百草，從無誤也，至

草後，往南至華山，乞

芝，益此道人精於鑒別

眼，看來，似亦了無異處，芝，益此道人精於鑒別

百草，從無誤也，至

於靈芝之功效，食之可

以延年却病，返老還童

通體大部份色紅，圓頂，食法，用河井水各

之下，爲蒂，色微灰，一孟，起文火，混合煮

之，經一晝夜，火候至

發奇香，俟香味濃，即能取飲，共可煮八次

“最末次之功效，亦起一部是之故耳”

茲奇矣。楚茲仙品，得之，非大富貴者，必不至。

，最末次之功效，亦足卽是之故耳！茲奇緣。獲茲仙品，得，非大富貴者，必不古
以強健筋骨、煮時須用。最後李客復鄭重而瓦器，絕對忌鐵器，言曰：此非人間物，代
壁無意中觸之，頃必失價至少值兩萬金，今方其效驗，不可不慎。所覓主而沽，滬上苦不能行仙，否則大拂蒼蒼之
以平常嚴密玉鎖收藏，脫手，自無辭跋涉將再盛意，且恐施諸於不祥。慄，幸而覓得營主，遇
一切鎖鑰箱匙匙鑰等附奔走四方也，愚聞而竚也，客類搖其首曰：否。意易得兩萬金，毒果不
帶用品，均爲純銀質，以爲怪。詢之曰：君遇否，余福薄，烏得享受。克延者，則財亦無用矣。

孫則仁殿西師

波克路承興里四號
電話 三五三八〇號

五經圖說 第一集 第六編

1

源成正興餅乾專賣公司

出品各種精美茶點麵包上等餅乾
糖菓 地址：據斐德路小桃園弄
環龍邨

電話 七三八一五

丐 師

趙壁

丐師，初不知爲何人，以行乞，鄉人亦多有憐之。居京師，少讀詩書，三年者，惟窮愁不易得錢，即前來南投親，親亦頗富也。偶緣，亦無處購食物，或許人，以民國二年春，來農老，舉其田畠而後，多斧乏絕，遂落魄異鄉，言或餓以米粟，丐亦時爲瘡夏樂橋，夏樂橋，武進南郊之小市集也，距城約五里而達，店舖居戶約三百。

舊集於此，促膝品茗，聞

時猶客寒不已，難面目垢

人，繕舊函，司書算以爲兩話桑麻，熙熙有唐虞盛世，衣衫藍縷，自不能掩謝，字體秀逸，文法玄奧，其清逸之姿，日臨茶肆前，又能對客揮毫，畫梅竹



，疎影橫斜，臨風搖曳，各得其致，惟鄉人均係嗤蚩者氓，不知所貴，每紙易得百文耳，居市數月，鄉人亦漸重之，踞市中之廟祠以爲之居，使市中小兒，從之讀，而我東脩焉，市中小兒，初輕其爲丐也，不之敬，呼之爲舌化

子先生，墨翠書中疑難而質之。丐句解字析，循循然以教之，絕無倦容，族多學從之，附近聞而來者，數達百人，至祠堂不能

於是舌化子先生之名乃大著，丐亦不以爲忤，常自容而被擯者，尤抱遺憾，於是舌化子先生之名乃大

端午橋司案牘，因寄富金於陵，光後時全家被戮，彼獲免於難，於是拔髮誓之，而聞琅琅之聲者，卽丐

，以終餘年云，一生所好

惟書畫，其隨身之破綻中

，所藏唐宋人之物頗多，

言，先世爲旗籍，彼曾爲

窮之當得萬金，銀黃至乞

食亦不忍須臾離也，每於

風清月白之夜，出而展玩

之，蕭蕭似有深隱焉，今

而遇，得免於難，於是拔

丐師猶健存，過夏乘船

而聞琅琅之聲者，卽丐

師之書室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舊題新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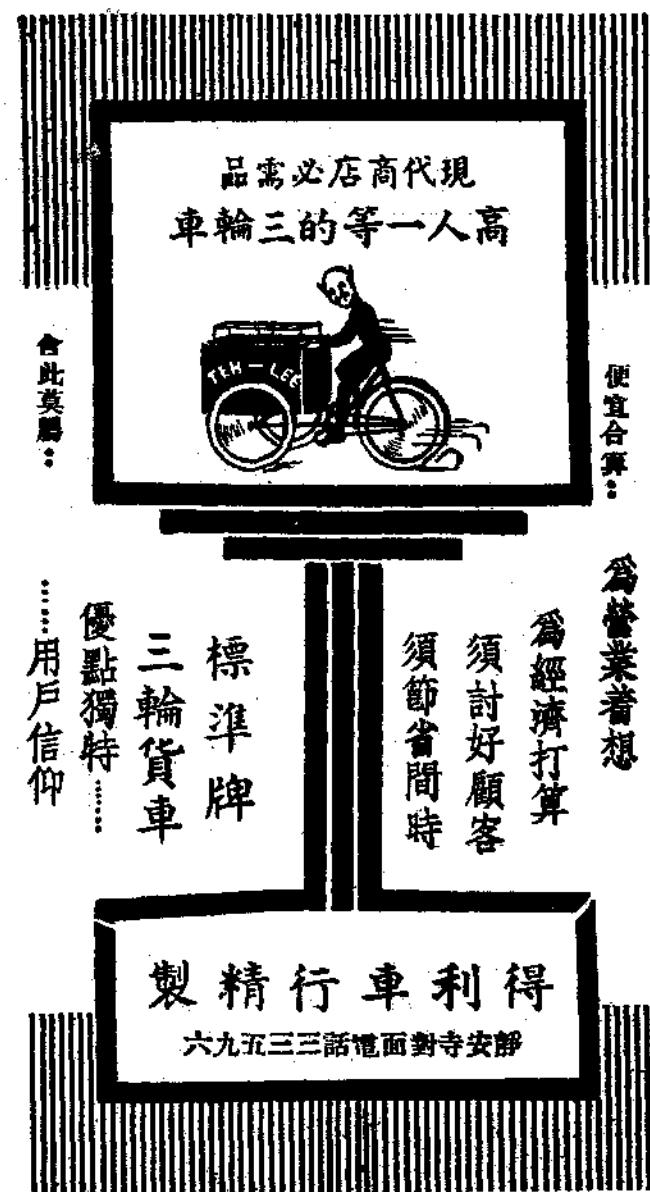
畫眉室主

(三)雙珠鳳 (三)

因即往告寶玲，且乎？」言已浪笑。阿玉拉寶玲同來伴客坐。寶玲猶欲掩飾，而客已覺，至，阿玉誠寶玲曰：「……我已痛數之，玲玲自玲雖坐，猶未信，阿玉憐然曰：「開銀樓何足，此客又來矣，我當先前知理虧，亦深自引咎。則譽客曰：「玲玲，爲奇？曉曉不休，可笑。汝知邱先生所營何業？極矣！」即呼侍者來，我再呼汝往相見者，毋猶自賢有目無睛，不識一寶玲不耐曰：「汝已擲鈔票一束於桌上，特作昨夕態也！」寶玲唯泰山也，今日又數數爲言之矣，我記憶力尚強，惟。阿玉誠寶玲畢，果我言，囑我於再見先生，當不至即忘！「阿玉寶玲曰：「汝在此場中，即嬌嬌至客前，牛作聲時，爲其先容，願負荆恐罪客，故若不覺，曰何事？難得遇佳客，汝能之笑，俟客微笑，頤諸罪。我實告君，玲玲曰：「邱先生葉銀樓，不又聞之乎？今休矣！」首，始坐於客側，柔聲甚囁，當不肯下人。但黃一財神也！」寶玲見客擲鈔票時，絕無吝色，不若他人之懼；「我家開金樓，汝信

戀不捨，亦信客爲豪者，曰：「此不預汝事，楊深悔譏刺未當，故又一任阿玉責之，無以應以戀之！」僥以我爲何如人？」阿玉笑曰：「先

一客曰：「我亦不好與其餘事。阿玉嘵嘵曰。曰：「此珠鳳也！價必人，購之必矣。但我之女子門，玲玲既不能自悔，我何必苛求！」時，一客曰：「尚不惡耶？」阿玉曰：「雖然，君阿玉嘵見客座上置有一？？」阿玉曰：「佳甚！」客曰：「何來寶物，真令人愛不貨！」客曰：「前日夫人，寶猶不知在何所，計其珠共三百五十有六，大者百四十，且形色並佳，實不昂。但我殊夫人終將至，購以相贈，又舉手招寶玲來，寶玲之錦匣，客常以手撫摩之，似甚珍重。乃玲玲見客以一匣黃阿玉，大者百四十，且形色並佳，實不昂。但我殊指詢曰：「此中何物？」前，阿玉又作驚喜之狀，計其珠共三百五十有六，大者百四十，且形色並佳，實不昂。但我殊能否呈假觀？」客笑曰：「以爲客以飾物贈阿玉，不需此物，今夕約彼舉媒乎？」阿玉以目睨客：「何爲不能？」即啓匣，本有妒意。旋見阿玉此，擬還之。」寶玲異曰：「自當效勞！」客匣，置阿玉前，曰：「以手相招，意已或亦有阿玉聞客言，殊出不意，曰：「已有人乎？」阿汝試觀之，尙佳乎？」分，因即越而前。客見阿玉猶能鎮持，寶玲玉指寶玲曰：「已有之阿玉閃目凝視，則匣中寶玲含笑至，又有阿玉則覺此身恍入冰窖矣。」人品一如玲玲。」客所藏者，乃珍珠所繫之爲先容，宿怒早消，反既阿玉忽謂客曰：「如狂笑曰：「然則我與諸鳳一對，顆顆渾圓白潤。先言曰：「請來視此物，此佳物，失之可惜！」君之矣。寶玲雖貌爲惺忪，大小相合，爲數不下，」當意否？」寶玲之何不購之，以贈尊大人，寶玲言輕薄，實則三百。其製之精巧，猶目，甫與匣接，即輕呼？」客笑曰：「我有夫，衷心良喜。」（未完）





歐美一瞥

(四十一)

林康侯

塔念紀慶國黎巴

二、導演李觀·費去兩小時，臨別，每人送一紀念品，及各棟報告，出廠後，至咖啡館休息，七時後，至樹聲樓一飯，費去五十佛郎，九時至志聖旅館，寫李平衡信一件，十時後，與志聖暢坐地道車，十一時回寓休息。

杜寧江樓，應張炳之約，為新歸宿氣故也，出席，座有黃德嶺事，及其後，至俄國榮館，同座弟張熙輝（國民黨駐有光華同學朱育靈，為法總支部常務委員），一好學青年之士，晚餐席散回寓，四時至總支部茶會，主席張熙輝起人，至莫揚拉 Opera 戲院，立致辭後，余即將到演院，看歌劇，此為世界情形，略為報告，散已有名之戲院，亦為法國五時半，至咖啡館小坐，後到少別，復鑑，克源等偕赴羅森堡公園，散步一周，感來接往，以婦女兒童為多，由知，歐洲移產之所以較他國知，，均美術化，五光十色，，令碧輝禮，名門閨秀，猶如兒童健康，實以注重衛生，參領叮囑，貴族化之至，大

概中下等階級，均不來
此，九時開幕，以音樂
為主體，佐以跳舞為表
現，前後三幕，每一幕
休息二十分鐘，十一時

來三刻即終，即拔高休鬼。時慕家劇院散會，至山東樓素食，有佛郎法橋中寓者也，一時本擬至博物院，因慕病故，翌日再去，十一時半，偕志聖，克西赴大佛館，參加蘆溝橋周年紀念會，遇孫科院長亦在此，先由顧大使說明意義，請孫院長主席，致詞辭，繼即由余報告抗戰情形，有佛郎羅琴齋君，捐助四萬院法橋中寓者也，一時

(本日通令一律獎勵節儉之費捐助前方) 飯後朱君有灝，約至大學城，乘地下車前往，約半小時，抵大學城，該地爲美國煤油大王×××所捐助，各國有留學生而在巴黎大學者，均可寓內，各國均指定地段，建有宿舍，以美屬館爲最大，英法以下各國，無今諱有專館，獨吾國有地而無屋，附寓內之學生，雖有專館之名，不以國藉爲限，由主持者，指定，中國學生



巴黎大戰



巴黎戰凱旋之遊

宿舍，圍繞於正屋之旁，草地運動場，噴水池，亦均齊全，大門外之對面，本有極大之公園，足供學生游憩，乃擇地時預定計劃也。出大學城，再乘火車出巴黎市，車行二十分，抵皇后宮下車，此爲市外之鄉鎮，然而馬路敞闊，兩旁樹木整齊，並有极大之公園，余等先游公園，附設博物院，所陳列者均爲古畫，圓頭蟲，而加人工之建築，規模反

較城市之公園為大，在內坐坐走走，費去兩小時，出門後，朱君邀余等至其寓。由其房東女主人，自復不常便飯，供茶點心，一夢道地法國鄉村飯味，散已九時，朱君送余等上車。

，回巴黎市，余與志聖至四PLEX影戲院看影戲，回寓已十二時後矣，早（七月八日）餐後，朱學範及留法學生行將畢業之巫啓聖（江西人）王溥鏡（河北人）諸君來，約余同赴豫

，淮西之正中大屋，爲大之公園，余等先游公辦公廳，飯廳，大禮廳圓，附設博物院，所陳游泳池，圖書室，客列者均爲古董，匾額盜廳休息室，吃煙室，爲閉，以天然之園林，而信室，色色俱備，各國加人工之建築，規模反



來市，余與志聖
及戲院看影戲，
十二時後矣，
（七月八日）餐
學範及留法學生
之巫啓聖（江
上灣錢）河北人
來，約余同赴豫
院長處，晤談
一小時，中午
張學銘學政兄
弟約在中江樓
午膳，飯後偕
志聖赴銀行，
以五十金鈔易
成八千六百餘



巴黎市政府

佛郎，預備旅館開支，及赴比，德，荷，等國之船票費用，繼至萬國旅行社，詢問車船票價

續，及購買德國馬克手
千四百餘佛郎，而每八
百二十五佛郎，可購限

此處原為廟宮，更歷漫
渴，氣蒸苔蘚，故觀一
小時半，僅覽摩刻及油
畫部分，未及全部之半

行赴比。

續，知車船票，每人一千四百餘佛郎，而每八百二十五佛郎，可購限制馬克一百枚，約定明日十午去取車船票，二時後回寓，顧大使來訪一小時而散，晚去山東樓一處，至咖啡館略坐，借少屏至聖赴音樂門看電影，回寓已十二時半，即休息，

此處原爲廟宮，更屋梁
漏，氣象森森，故觀一小時半，僅覽勝刻及油
畫部分，未及全部之半
處，時已及午，折至志聖
人院，參觀二小時，內
有玻璃室一間，其佈景
，瞬息變易，光芒閃爍
，奇幻可詫，六時至咖
啡館稍息，備薄餐退寓，
將行駛略爲收拾，明日
擬去鄉間一行，十一時
志聖來，告知定明晨先

晨（七月十日）餐後，偕少屏同赴凱旋門大街三十三號，參觀溫範君在演說，隔胞滿座。十時返寓，將旅館賬算清，復倦足疾，尚未痊好，即至第五區 Hotel Sonflot-Ruetonilles Paris，休養二天。余約王富祖先赴巴黎，先賢祠參觀 Pantheon，廟貌宏壯，壁畫精美，祠之下層，爲公墓。

四川北路京北路口
中華美業公司
 一話電六六六九
 全中國第一大公司為實業家專洗乾淨器皿
 工衣不透斜織
 作服退熱學話
 情洗顏器設服務
 形後色菌病務
 公示不全獨接
 觀樣料要
 開支損耗國參原
 衣不全獨接
 送一送

欲享特惠之權利
 請購本公司之貨
 待預約券冬季三
 件一套祇合八角
 八分真正有意想
 不到之便宜存券
 無多額滿截止各
 界惠顧無任歡迎

吉洗乾實真知欲
 請參公司本來請



斗室殘墨（五） 孫文蔚

讓受益，滿招損，玄虛，滿紙塗鴉，匿名
古人先我言之矣，余涉攻擊，祇當瞎造短長，
世以來，不覺二十五易付之一笑而已。
寒暑，待人接物，素以師軒生聯，不可多見，
忠誠，不學無才，心虛昔某塾師輓其生一聯，
師竹，從未神氣活現，哀感之深，令人不忍卒
自命不凡，但知人則明讀，聯云，憶同堂數載
知己則暗，苟人責我，諸生問字汝先來，可
以過，規我以善，當面憐瘦比黃花，在琴邊也
陳辭，洗耳恭聽，庶使，在燈側也，正虛懷就
文蔚有則改之，無則加教，祇望蘭芳桂馥，與
人爭金榜功名，那期忽忘，倘無中生有故，弄
忽辭塵，竟成了春夢半

場，疊花一現，正安硯，叟駢不見，詢諸市肆
九宮，弱弟登門兄未到，皆云不識其人，未詳
，遙問魂歸蓬島，其妻姓氏，不久蓋棺大火，
殉之，其父繼之，想苦雨酸風，定非艾綠榴紅
，邀我醉蒲觴光景，所始悟叟言棗梨大火燒着
天熱久旱，一時無從灌
，以遲遲不弔，怕聽你白，即早離大火燒之意也
頭母哭，黃口兒號，惜人未解，而免此難
昔先君經商蒼州，時方，殆亦數歟，
盛暑，散步衢，一白吹簫說劍客，重九
髮之叟，手托木盤中，登高，口占一律寄余云
陳梨棗燒餅，高聲叫賣，振衣凌絕頂，秋氣撲
人來，四野蒼茫合，孤
，棗梨大火燒，（北方人來，四野蒼茫合，孤
至暮，無人顧問，梨棗秀色開，漫云風雨句
燒餅大曰火燒，）自朝至暮，且醉菊花盃，佳節倍
相憶，江頭客未回，病

中一律云，霜風十月吼。江南，多少吟情水木深，利病不辭中口苦，全真祇欲寸心甘，夢非健思之，未免落花有意，羽冲天鶴，心似柔絲縛。繭，識字明知憂患始，却後餘生，時感痛苦，儒冠冠我我寧懸。嘗賦五言一首，信筆寫來，殊不自知長歌當哭。女士從余學詩，自問胸無點墨，何可忝爲人師，孫康正少年，蠹魚難哉，固辭弗獲，覩顏而飽腹，筆塳挺齊肩，夜學前賢，人到中年矣，往往，即授以詩法入門，午燈猶亮，雞啼客未眠，學詩初步，及唐詩等書，古碑懸素壁，野菊潤，未久，該女士於授課詩田，商鼎南窗下，周內詩豪，不吝珠玉賜，時間，不研究詩學，而爐小架前，胡窯龍鳳碗，乞寄重慶路中國醫院談跳舞，並約借舞於百，漢玉虎蛇鑑，（玉鑑學教務處，不勝感謝。

樂門，余告以未擅

道一對面有虎蛇形一藏石

名人文篆，添香寶鳴煙，

茶餘閒舊稿，酒後握吟

鞭，卅載剛剛度，心情

日日遷，華書離故主，

古玩易青錢，糴米狐裘

典，窮途契及憐，宵闌

聽屋漏。衣敝績蹠仙，

淚眼紅梅外，愁眉綠竹

前，山妻甘共苦，稚子

地

境斯一笑然，此生何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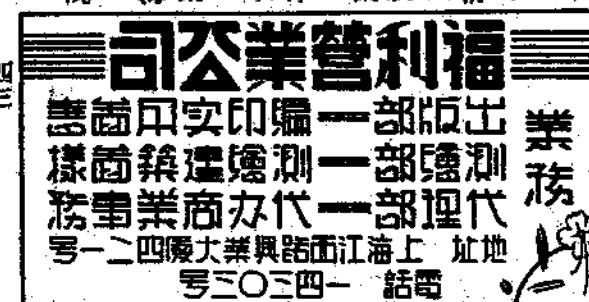
前，山妻甘共苦，稚子

地

境斯一笑然，此生何太

前，山妻甘共苦，稚子

地



孤島吟詠(四) 孫善成

六月十六日第四次今風氣開，登堂新婦半聚餐時，王丹揆先生因懷胎，君擇兒女參嘉禮。病未來，留有一條，代壓倒人家六眼來。江蘇救災會募捐，并因俗以童養媳孕後結婚，滬上房租日高，擬商討謂之六眼成親，自未婦制止方法，爲避難來滬。夫婦先行交際，六眼成類是歟，一笑，(率爾，聽說笑話，擅吟詠，之同胞請命，結果除在禮，不足爲奇，今先生仍入舊林樊，者番鷺馭，真黃芳鑑君筆，坐座同人量力酌捐外，以兒女成行，亦復參加其應輕熟，不比當年初度於一起，人皆問渠二人制止增加房租辦法，茲間，想六眼者見之，尙難，語含滑稽，衆皆掩之欲時曰唱雙簧，言其事體大，主先與租界方有小巫大巫之感)，(腹，此公名蘊深，原籍一搭一搭也。面之華委接洽，黃雲僧二)銀樣鑰頭却耐看，君捕贈余銀婚七絕兩首(俗稱看不中者爲銀樣，其下，(一)「交際而蠻鎗頭，銀婚之典，其



卷之四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西語 16494

滑稽聯語 (七)

楊三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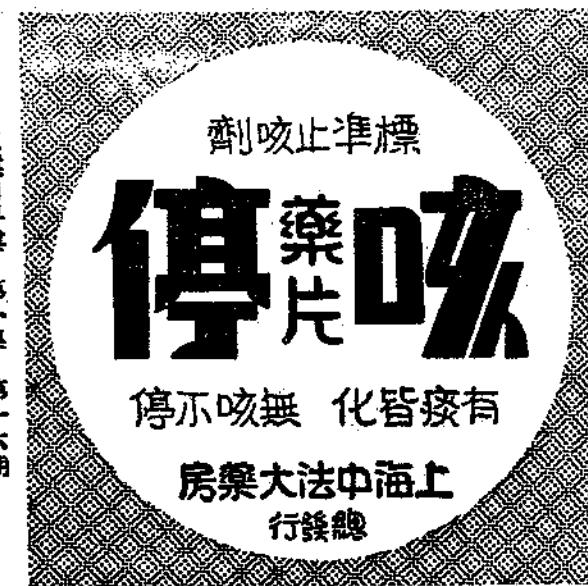
某太守北方人。署管淹留何日去。「新
皖省某府。貪墨枉法。居未卜。不妨小住幾時。
一日晨起。堂上有集。來。」此衲頗多風趣。
子一聯云。『彼哉彼哉。西湖秋水觀祀武帝。
北方之學者。何足算。在岳王廟之左。門上
也。』「戒之戒之。南有對云。『德必有鄰。
人有言曰。其無後乎。把臂呼岳家父子。』」
「未知何人所作。太守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
自此稍稍斂跡。西湖詩僧小顛。預治櫓所撰。
具。署一小匾曰。『阿呀。某屠婦。家小康。
夫故後。其子讀書入學。某。有一廟。供奉。
某年爲其母祝壽。大財帛星君。兼供藥皇大
聯云。『老屋將傾。只

開筵宴。同里某太史戲。帝。某狂士作一對云。
撰一聯云。『祝聖壽於夏六月。極其交互錯縱之致。誠
須知無樂可醫貧。』

月。祝爾母壽於秋八月。妙手也。

張文端公告歸。里
有賢子在庠序中。有賢孫在襁褓中。有賢丈夫
在地獄中。羣賢畢至。遙歲月。」「雲蒸霞閣。
可喜可歌可泣。何以爲。看吾兒變理陰陽。」
此與王文成公門聯「任
君臣。」相傳爲繆昌期生。慈禧十月生。故云
老子婆娑風月。」「看
如是。後屠子以三百金
兒曹整頓乾坤。」一樣

某。有一廟。供奉。某有某名士。與妓
聯云。『老屋將傾。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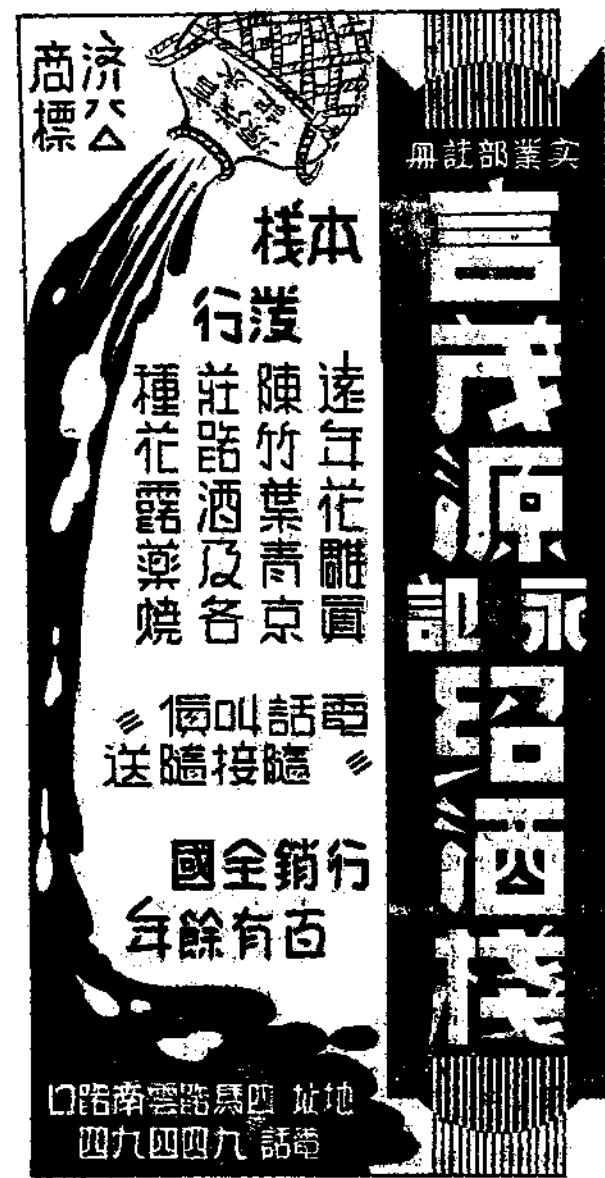
魏以聯云。『此情與我消。真是閻王怕和尚。』
「幹。也來哭哭。」「西方情面少。片紙只爲憐卿薄命。同是惺可達。豈非菩薩也要錢。」
惺。『其後龜奴父死。』
魏以聯云。『大可傷。』有一主考與一舉子
心。此老竟無千年壽。姓名相同。主考出聯云
「何以報德。從今不。」「蘭相如。司馬相如。
畫四靈圖。」此公滑稽。名相如。不相如。
之極。西湖白雲庵月老神。公孫無忌。彼無忌。此
前。有聯云。『願天下亦無忌。』巧不可陪。
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有城隍廟白話聯云。
「是前生註定事。莫。舉念。」明明白白。
錯過姻緣。」
有人題經堂聯云。毋欺了自己。」「到頭處。是非非。曾放過誰。
人間罪孽多。禮儀可人。」

歪詩諧詞集(七) 范大鐸

明時杭州吳東昇，次畫一套圈，次連畫一記當初別銀燈，直把兩度漢成一百八，年八十卒，臨終有詩成數圈，次又畫一圈，次兒孫云，「囑咐兒孫送畫兩圈，次畫一圓圈，膠，可憐自落煙花套，後發三十六，中發三，我終，衣衾棺槨莫等隆次畫半圈，未畫無數小，這魔頭怎應是奴命招，十六難急，通共一百八，停喪只好經旬外，出殯，有人題一詞云，「全軀恐難保，香肌越消聲息，」越州歌曰，「殯須行徑路中，念我行想思欲寄從何寄，畫個耗，看看換過今年，挨緊十八，綴十八，六遍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圈兒替，話在圈兒外，不過明年了，寄語兒曹，綴成一百八，」台州歌何功，掘坑埋了平生事，心在圈兒些，我密密加，好把芳魂紙上描，」曰，「前繫七，後繫八，休信山家吉與凶，」一閑，你須密密細懷意，宛轉淒涼，若有其事，中間十八徐徐發，更杭人奢于喪而緩于葬，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晨鐘之聲百八響，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故有此詩以戒之。」你，整圈兒是圓圓，破各處皆同，蓋以應十二成一百八，「佛念珠有妙致書於所歎，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亦爲百八之數，其取義開誠無一字，先畫一圈，不盡的相思，把一畧圈一歲之義也，惟聲緩急正與此同也。

兒圈到底，「無中生有」節奏，各有不同，蘇州
可謂文人好事。——歌曰：「緊十八，慢十
一，昔人有詠蠅詞云，『初剔銀燈，重捲
眉兒掃，那其間似漆投膠，可憐自落煙花套，
這魔頭必應是奴命招，十六輕急，通共一百八
全軀恐難保，香肌越消聲息，』」越州歌曰：「
耗，看看挨過今年，挨緊十八，緩十八，六遍
不過明年了，寄語兒曹，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
好把芳魂紙上描，」——歌曰：「前擊七，後擊八
宛轉淒涼，若有其事。」——中間十八徐徐發，更
晨鐘之聲百八響，兼臨後擊三響，三通湊
各處皆同，蓋以應十二成一百八，「佛氏念珠
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亦爲百八之數，其取義
一歲之義也，惟聲緩急正與此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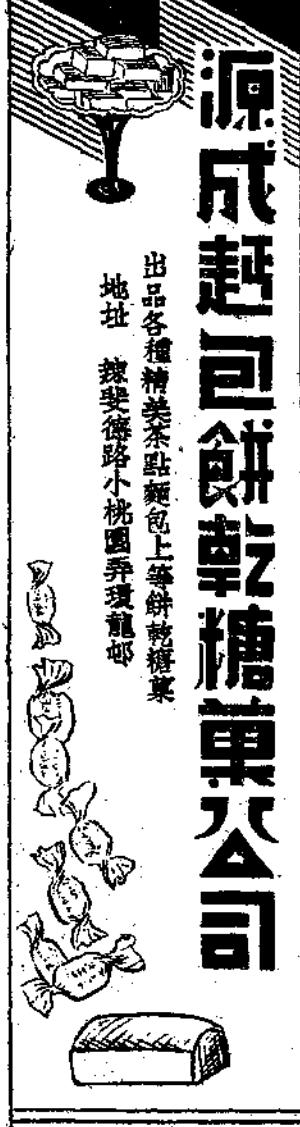
兒圈到底，「無中生有」節奏，各有不同，蘇州
可謂文人好事。　　歌曰：「緊十八，慢十
一，昔人有詠蠅詞云，重把雨度凌成一百八，」杭
州歌曰：「前發三十六，眉兒掃，那其間似漆投
膠，可憐自落煙花套，後發三十六，中發三
這魔頭必應是奴命招，十六輕急，通共一百八
全軀恐難保，香肌越消聲息，」越州歌曰：「一
耗，看看挨過今年，挨緊十八，緩十八，六遍
不過明年了，寄語兒曹凌成一百八，」台州歌
好把芳魂紙上描，」曰：「前擊七，後擊八
宛轉淒涼，若有其事。」中間十八徐徐發，更
晨鐘之聲百八響，兼臨後擊三響，三遍凌
各處皆同，蓋以應十二成一百八，「佛氏念珠
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亦爲百八之數，其取義
一歲之義也，惟聲緩急正與此同也。



餐梅小錄（十三）蔡陸健

無所不至，人有擗其鋒，人亦殺其爲詐矣，該合
者，杖至則破頭流血，此舉，亦可謂大快人心。
傷肢折股，人以爲神罰，又相傳蜀中賽會，其
風尚多異，其豪華奢侈，知其所本，當神出巡時，
貴至巨萬金，至民初其人，爲之開路，扮相奇
風始漸廢，雖受破除迷醜，手持鉄杖一，腰圍
信之影響，實亦社會之短裙，赤足草履，奔竄
不景氣有以致之。然若跳躍，名曰馬裨，前一
滬地之城隍會，猶能循人敲鑼爲之前導，扮馬
例出賽，今則此告朔籲神者，則鉄杖飛舞，或
羊，亦蕩然無存矣，京跳或行，行人爲之辟易
揚各縣，每年以都天會，俗稱跳馬神，而扮馬
爲極盛，相傳其神爲張裨者，因之戲神牌頭，
誰陽，其速報司，則許狐假虎威，貪婪蔽詐，
賽會迎神，各地之遠也，俗諺相習，亦不
莫之誰何也，即此一端，出巡之神爲張桓侯；當
知其所本，當神出巡時，爲害已不勝言，俗傳
某縣都天賽會，適值該齡之童子一人，着神服
縣縣令亦出巡，遇跳馬，坐轎中代之，該童即
裨者，衝至輿前，不稍香如夢寐，人有觸犯者
迴避，令卽喝役擒下，而報應隨見，遇有冤
誣者，輒欄輿叩訴，該童卽代辨曲直，應對如
此，亦可謂大快人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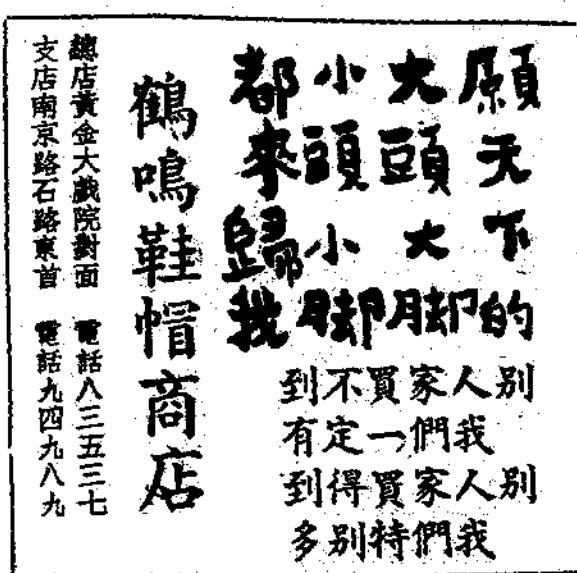
神，否則吾當殺其與，抑人附會其說歟，大萬事不理。必先持旱煙，請邑令禁止其出養也，抵裝神弄鬼之事，皆在簡。燃火後。急奔郊野，狗等」「後頭蒼蠅鳴」遂朗言曰「人自人，神可信不可信間，固不必撤野公。年如一日。四問者大笑。概一等自神，人何敢裝神」言盡信以爲真也。季不更。問之者曰。每二字。傳神之至。非身未已，該童即對曰「爾爲爾，我爲我，爾不必爲爾，我爲我，爾不必爲爾」。徐培澤續亦有所韻句可記否。描寫狗之饑涎欲滴。蠅問我「其敏捷有如此者。老翁某。姑隱其名。翁曰有。今夏曾得一之戀戀不捨。堪稱登峯，然則果爲有神附體歟。善詼諦。晨曉即起。聯。每公時必吟之。亦造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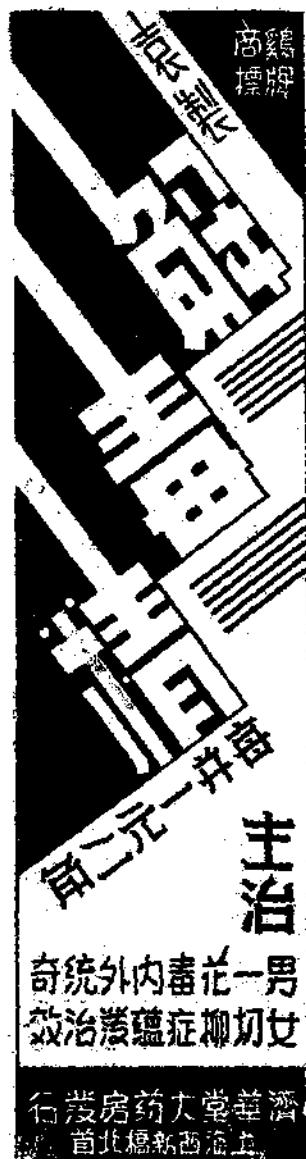
清代遺事摭談(十六) 許月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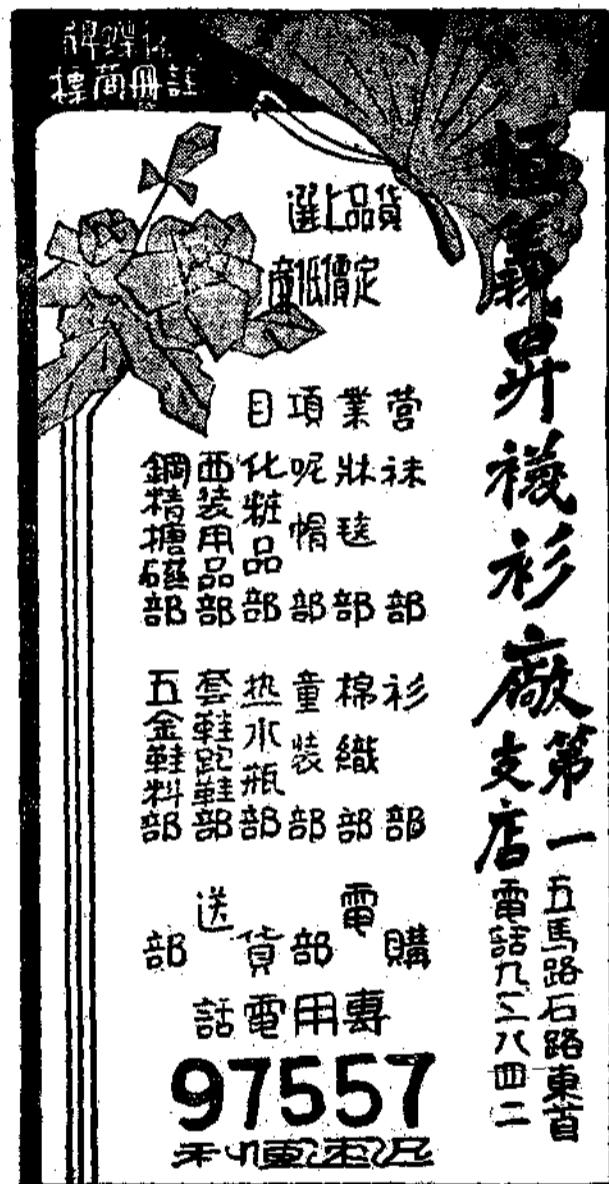
方敏格公之孝行
桐城方敏格公，觀初通籍時，入親承其子爲勤襄公，維甸兩代官直隸總督。時人曰：「方觀承宜有此兒！」敏格未第時，族人是眷注遂隆，復官至人方，官都邑，因戴名世。南山集一案獲咎，敏格封翁亦被牽涉，充發口外，倍嶺徒步萬里，出關省親，銅遇赦歸，遂以孝聞于京師，某邸延請其子，旅由內閣中書云，又勤襄在時，人起家，仕至直督，其後勤

五二



餘高，特建小屋居之，多最佳者曰挂綠，產葉，與桂味相仿，亦爛
圓核由海外取來者，殆增城，不多得，清時以可食，此外則大荷包，
所謂小人國也，惜其種充貢品曰糯米核，核小妃子笑，名似美而實殊
不傳，動襄難桐城籍。肉厚，味甜而軟，如糯不佳，其佳者產生時均
而久居南京，故先祖母米然。故名，曰桂味，在端午節後若三四月間，
核有大有小，肉爽潔，則殊未冗，而灑上却好不同，又或所食非佳嗜，
有肉桂香，故名，此二早已有售，此殆來自閩粵，遠作此說，非公評
產于粵，其種類甚者均爲最佳種其次曰黑省者，蓋閩省略近，故也，
(未完)





斷雲零雨錄（七）不銷魂齋主

復再見矣，二人抑抑，造日用品之力，以製造
生尤戀戀，未幾而生病，戰鬥品，我國工業幼稚

矣，病榻相對，惟漁，素仰各國供給，一旦

郎知其心曲，然同病正

復相憐，無從相慰，一

於是般機之士，藉

（二）月缺花殘雨渺茫

生曰，詩雖不工，小姨夫可乎，漁郎笑曰
而意頗切合，蝶戀花句，幾見一親人家女兒。
尤適合詞名，盍亦書
之門上，紅粉知音。殊泥涅耶，相與笑語而歸。
求也，漁郎曰，文字，于是生與漁郎，每逢默環塵封，似已久無人
因緣，君已先結之矣，假日，輒作虎邱游，醉居，詢諸鄰人，始知遷
易能再借君席乎，生曰翁之意，固不在山水之移久，無從訪問，生與
君迂矣，彼固有大喬，而在碧桃樹下也，漁郎，從此亦徒嘆佳人
小畜，吾寧望一箭得雙，然而黃犬不吠，青鸞無已杳，公子無緣而已，盤門之紗廠，二年半爲
鴻耶，與君爲孫郎周郎信，美人難見，吉士空方歐洲戰爭之時，世界期，接手時紗價每件百
可也，然君年次，屈作嗟，一面之緣，從此不

各國都奉入瀛洲，移製餘兩，不三月，漸增至百

二百餘兩，猶供不應求，產量激增，輸入我國者亦大加，于是我國一萬，于是大事擴充，在般居奇壟斷之徒，均歸上海西偏自購地基，建屋置機，規模宏大，駕不敷，此紡織大王，乃舊租者數倍過之，第一廠未成，而第二廠繼之矣，以一二廠售于日人，復設第三廠于天津，三廠押于美人，四廠轉轉過市，細認車中人何爲而至此，得毋錯認而誤口之第四廠亦在計，則未成，而相抵銷不足，乃卽痛寐思之之碧桃乎，然別時無多，形容中矣，積資達二三千，幾受縲絏之禁，亦殊足惜也，此爲吾國紡織，木訥不能言，而風馳未改，又安得誤，且較足惜也，此爲吾國紡織，木訥不能言，而風馳亦似曾相識，否則何爲職之牛耳而玉矣，不數大王之路史，附誌於此電掣，香車已掠面而過，與吾微笑顙首耶，年間，連盟國敗，協約耳，生亦于該廠充擴之，隱約見車中人領首微笑，（未完）

本報徵稿

新浮生六記

趙若狂

一 醉鄉識狂（續）

他日，又與悼秋相，是日不知又適往何處。遇于酒次，召悼秋，以，竟又十敗其六；雖已爲余輕前日之慘敗，南差足相等，頗殊無以勝人。當不復反矣！詎余之之也！意者，帝之爲帝，不居如故，余之不帝秦，殆亦以舉而不以酒乎？故，酒後輒又狂言大作，而在余一生所遇之勁，無非集矢于其一人之敵，當以悼秋爲第一人也！爾時悼秋之得意忘身！最後之平亭，欲決雌雄，仍祇能出之于母形，自更有甚于前日，戰，余殊爲余之「拳風」而言語之相侵，尤非人也！叫屈，此大王之雄風所能堪！余乃怒極，輒

自塵躍然而起，向之揮邢尹之避面焉，咸以共一拳，悼秋時亦被酒，飲戒已！今者故人黃又甯甘退讓者，于是乃士，墓草已宿，興念及相持而搏，經座衆之力，此，能無爲之憤然乎？拉，始各釋手而對立，余與悼秋乃有如是猶怒目相視也！越日，一段糾紛，實覺無以對余亦自知其非，爲之設我亡友，而爲余醉史上席謝罪，延悼秋于上坐之一大污點！每一迴念之，師廉贈負荆之故事也！前塵，輒自負疚焉！然詎酒後又憶前事，翻余之對友朋，自謂頗能語因之復起，一言不合，開誠相與者；樽邊訂交，又復老拳相向矣！雖，意成莫逆者，固亦大經人之勸解，不致如日，有人在；如朱子翊新。昨之兇譖，然終不歎而卽其一已。

治事，交殊泛泛，僅偶餘碗之多，揆之以武松未聞，尚未肯即行休戰，而相值，一領首而已！「三碗不過崗」之例，；惟聲已嘶啞，體亦微。然余二人固皆以能飲名，雖碗之大小容有不同，倦，而座客時已散盡，聖門弟子，即在此酒史者，且亦互審之；一日而余儕固又非能與武松酒保摩挲倦眼，隱有逐，輒相約至酒家一爲小比者，似所飲亦已過多客之意，即欲續戰，于飲，初無他客，僅二人，應即宣告終止矣！距勢亦有所未能！輒亦頹落于開北水電公司，而耳，酒力既肆，誅鋒亦翊新興趣特高，忽欲與然而歸，越日，竟皆醉爲之營業科長，已而，起，蓋翊新素沉默而余母戰：余不欲拂其情，明日，未赴治事之所，廠長忽更易新人，而玉在未進酒以前，亦頹不，亦漫許之，初則互示；同事者頗訝怪之，及該以有異授，仍能安于欲多吾；至是，乃肝胆退讓，勢殊和緩；；繼廉得其狀，乃騰爲笑談其位，惟爲聊歎計，不相傾，娓娓而作長談矣。退奮力相爭，漸趨劇烈，又越日，翊新與余相得不洽酒以歎此新廠長！是日余儕所對飲之肆；終則各不相下，竟成遇，輒笑相謂曰：前日，陪賓凡若干人，余亦爲會賓分辭對宇之同難解難分之局！如是者之飲良快，第君亦知余與其列，屆時奉恭候已，實奉，乃一小酒肆，其，乃傾酒至四十八碗；之素不喜歡母戰乎？一久，輒腸作辘轳之鳴，酒乃不以壺而以碗計者，脫以斤計之，當在十二，請母戰，已涉譖諑矣！而此特客所謂新廠長者；不覺間已進酒至二十斤左右矣。顧余儕猶余乃大呼上當不置！始翻然歛止。（未完）

又余服善之遠，改過之勇，自謂亦不下于其一舅子玉陔書服，其一舅子玉陔書服。



中國福新公司出品

影城
銀 箋 傳 信 錄 (下) 董公

來風，礎潤必雨，故應

情質難堪，調和鼎鼐，

頭之肉，未必見怪不怪。櫛剜心，料理酸梅，似覺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歎爾誠

體詭，倘或假以時日，三配灶雞一對好夫妻」焉。薰三沫，十盪一決，施？近水樓臺，宜先得月。以粉黛，衣以文繡，如，無幾時，遽攢星爲私。佛之粧金，魚之得水，有，寢處異共，儼然伉。又焉見其必不遠彼浮沉。僵；內「舉」固不避親。以事被遣他適，逾時始歸之狀，羞怯之情，有

銀海浪負贊名之粥粥羣，外「舉」亦不避怨，城，踉蹌急歸，則已鳳儀端庄而不可言詮者。雌哉？於時，與銀君同。愕然一意孤行，雖禮義去樓空，人遙室邇，入，徒一躍起，立挾星入其宮，不見其妻，駭甚且。具嗜痂之癖者，尙有一之偶愆，夫又何恤乎人。剝葛後人，第公司中之。之言？而居恆恃恃見於詫，大索房帷闌久之，輒辟入裏，如航空考。一學徒，少年猥薄，又其面，似憎銀君之耽耽。不得，以問同人，知方。試之檢驗體然，雷厲風。位卑，無庸愛惜羽毛，伺於其側，蛛絲馬跡，偕銀君乘摩托卡作北新。行，不少假借，抑雪上其與某星，地醜德齊，蛇影杯弓，意謂外聞大。逕之游，溶溶然效列子。偶然留爪印，鴻飛那復相憐同病，疑若一蟻蟻。有圖佛者在，暉之空穴。

禁早弛，卽或劉郎前度
亦未易玉雪留痕，按圖出門，四處覓銀君，擬
遂可索賜，以莫須有三刺刀其胸而後快，衆皆
字銀鍊周內致成冤獄也。大惑驚避，不認何事于
頃少焉，揖讓升降之鄉，乃欲痛懲創之以洩
頃，聲縱控送之初，逮私忿，至於斯極也。銀
江於，日撻且詈，狺君聞訊，恐怖都無人色！一銀君屏息不敢聲，
狺之聲與啜泣之泣，遠，狼狽急走得免；事後惴惴自重者久久，知徒
達戶外，則忽於禁地淫極口呼冤，至指天誓日已遠赴吳越。乃傳粉復
溼然得銀錢一角，——泣下沾襟，以堅衆人出，竊喜而今而後，將云，銀君輾轉得其詳，
雖斷簡殘編乎，而絕類之信，然孽雁驚絃，心靡余毒也已，然聞星興
潮來，信之需，可爲懷旛，猶爲之兼旬未徒偕，蓬山萬里，咫尺尤以弗克隨侍在側親視
刺沒字之證，——輕車至公司，弗敢一面惡徒
遂見阻於熟路，西子疑也，頃之，主者宣稱以
已蒙不潔耳！徒既廉得下犯上，蔑理玩法，虛作大夫五湖之游，以得乘夜匍匐奔走，一弔
其情，大悲怒，血沸如人效尤，迺斥徒渝情失
徒見攝影城，日益潦倒

舊詩紀艷集（六）顧懷冰

，亦所甘心」，此顧並爲譜司馬相如及卓文君不算是，不知有日得償故事，贊美不止。•

（五）讓將瘦影付君否？

十年僕隸，夢醒揚州：偶作冶遊，便惹綺首爲道出，頗治其意前，金釵與去買時鮮；淡泊不須金屋貯，莫教

隣，曾記與所歡三娘闌；然而誤矣，自古文人諱言尚有餘資在，不必紫玉竟成烟。

室於逆旅，謀一夕之歡，鮮有不窮愁以死，不費郎賣賦錢。
，取歷來情好爲詩，成意娼門中，亦有中此毒
十六章，題曰「憶語」者殊可歎也。•
而三娘有約，不許太
文，如有僻奧而不解者
，必觀令重製也。•
（一）嫁得丈人死亦甘，整晝捧硯事粗詣！

由來不算奢。
（伊）伊作一
：「如此瑣屑事，何勞
（六）不搽脂粉不穿

花，男勤女儉做人家；嗜好殊酸醜。
顯者，不許再犯，犯則使甘貧賤長廝守，此願。（伊觀此二章，曰必令重改也。）
：「如此瑣屑事，何勞
（六）不搽脂粉不穿

花，自扇紅爐自煮茶；柴米油鹽觀料理，問郎
曰：「如此卽貧賤以老，伊不解賣賦錢句，余
王孫不敢食。」



社會奇點 滑稽小說 海上羣芳譜

着他道：依我，你還是如此，倒也容易，就讓少說這些話。再說，就是我來說罷：我是小刁麻

是抗令，又得要罰酒了子，大家吃酒三杯！」

第五回 小刁開心美人行酒令
大鬧雞頭博士吃皮杯

又微笑說道：我的要找着他，又在他的肩這頹廢，你們已都瞧過上一拍道：怎麼，難道，大概很是滿意了吧？你已是忘記了？這該由不，不過你們剛吃的酒是罰你接令了！這時小刁真酒，照理還得公賚我三杯呢；於是他們又面面相覲了一陣，沒有法子，清醒了一些：不免睜着眼睛，向她問道：怎麼可憐，祇待又各人飲了三杯酒。這在別人還沒要我接令！我不早早對拿小刁二字入令，就可稱得本地風光，決不致有什麼，小刁却真是醉了！我是不會弄這禱告的了！小刁道：既受罰的了！小刁道：既了起來，即見他從懷中掏出一個調調兒的一寶珍忙止

取出一個小紙包，又從一聲響，似乎擲進了一醉到這個地步，當然已一倒以後，大家便也讓紙包中取出一些東西，一個炸彈來！欲知後事，向豆腐博士的頸間撒了且看下回。

去。同時又聽到了很大的

第六回 酒與色併行狂徒現世
財和氣合作浪子當災

你道轟然似炸彈的一聲響，到底是什麼？原來：酒醉了的小刁，給豆腐博士猛力的一推，竟推倒在地上，不免就呼呼的睡著了！而豆腐博士的所以要推他也是出於不得已！這因為小刁實行其小刁麻子，本帶了一點鬧不到這機會！現在牠已經推倒在地上，預備觀著你道轟然似炸彈的一聲響，到底是什么？相當的機會，就向寶珍笑，也算是一種報復！因此取出了包中的鬧陽花就向豆腐博士的頸後撒去，這種鬧陽花，最是靈驗無比的，一看到！她今天唯一的任務，是要動起氣來，重重的打有什麼意外，一定殺有計畫，本帶了一點鬧不到這機會！現在牠已

中已是倒了一個，這不在角逐著了！就在此際他們二人；何況又是什雷說，已是消耗怯敵人，寶珍爲加緊她的攻擊方面三分之一的力量，起見，便又嫣然一笑，一杯杯的米湯，濃稠照此下去，定可得到最向二人舉杯道：人生難後的勝利，她又安得不得是知己相逢，人生又差不多，直向他們灌去暗暗地歡喜！但是性學難得是一醉，我，灌得他們心眼都有些博士和豆腐博士，又何們且再來拚飲上幾杯罷，迷迷糊糊了！道一迷糊，喊一喊時，不禁曉的書不也在暗自歡喜著！至于他，酒量也太淺，就是叫他們去死都情因爲他們三人，表面雖了，實沒有和我們同飲願，這區區的幾杯酒，是開陽花麼？好端端的是號稱合作，其實仍是的資格，如今在地上靜，又有什麼相干，于是不夠心門角的，互在防備，靜的睡去，倒也可省去著，生怕自己得不到這不少的麻煩！這個他字舉了起來了！可是作怪便宜，却給旁人得了這，當然指著醉倒在地上，當這豆腐博士剛把酒便宜去！如今小刁既已的小刁而言的，而就這杯舉起，忽又覺頸後奇醉倒，在他們已是少去語氣聽去，明是貶著小，祇好放下酒杯爲著對付我起見麼？幸了一個勁敵，祇有二人刁，暗地就是在褒揚著忙又舉手去搔，好像是

越搔而越癢不可當的！

寶珍見了，不免也笑道：怎麼會癢得這個樣子！讓我替你瞧瞧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你頭後作怪！當下即盈盈走了過去，他爲什麼要把這東西帶在身上？但當她剛把這回答得，早已自己得了問句發出口，不必他人一個解答道：這還不是爲著對付我起見麼？幸而天菩薩有眼睛，

連續奇情黨會豔史(十三)·紅綃
長篇紀實

第二篇 十三紅破鏡慶重圓

以堅防守，十三紅未敢料其必能擡得首席初不知乃父若兄懷着異志也，及至七星嶺之教場落成，彼始微有知悉。之圖反作此橫逆之事耶，對於此舉，大不爲然。老張冷笑曰：「茲事體大，往繩乃父曰：『天子之大，非汝女孩兒家所能知悉也。汝宜忠于爾事，欲作強盜耶？」竊以爲大，何事不可爲，而必知悉也。汝父雖愚，實告汝，汝父雖愚，入之計左矣，若爲利祿尚不至如汝所云，竊作所禱，則五兄俱在，兼八盜賊也……」十三紅，中有一人，姓鐵名白，之觀覩，前任方丈，手之武工，用之正途，在不敢復勸，快快辭退。練者，本係襄河水師總督，莫敢陽島，暗中派人考中，等奪魁元，雖然渠猶以爲老父不

向少林寺乞援，悟濟大驚，反翦于背後，白骨
師，慨然出場任該寺方脫骱，插入心肺，大嚎
丈，適有當地惡霸名胡如斯豕，悟濟令人縛之
一斧者，竟敢率 搶刦 樹上，執牛皮鞭上下抽
僧田中所收之五穀，一擊殆絕，一斧初猶硬充
斧惡名被一方，土劣見 好漢，罵不絕口，繼則
之，猶爲時栗，月奉規 力竭聲嘶，顧手下爪牙
陋若干千，供渠揮霍也，皆大駭奔散矣，知不
，山僧因干涉彼等胡爲妙，深央求悔過，請賒
，竟被毆至片體皆傷，一死，悟濟冷笑曰，本
哭訴方丈，濟大怒，立欲扑汝至死然後送官報
即親入奸陝中、執一小案，祇以，我佛崇信佛。
偷印問之曰，『汝等之教，慈悲爲本，方便爲
首領保何人，可速告我。』懷，故而不爲已甚，且
，『小偷指一斧，悟濟將一條狗命寄汝身上，矣，來，給我解去胡施以前，乞准老僧依然還
縱身而前，緊握胡之雙可即爲我遍告此間地坯主之繩索，貧僧無理，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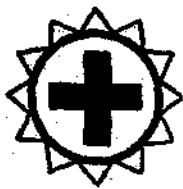
上海戒烟醫院

前言

龍華戒烟法

院全集

詳章承即細程索奉



歡迎試戒
免費診察

苦海無邊
回头是岸
風和日暖
戒烟及時

一本以往精油解除同胞疾苦

一本以往精神解離同胞疾苦
憑持多年經驗參照最新學理
迅速安全戒絕保證毫無痛苦

地址 新聞路北登臨
電話 二四九六九號

學宮春色（十五）小春

（十二）在被偷吻的驚恐中醒來

在開會前的上二天，着月亮的光走進了樹林，民強接到了個黨的指令，命令他在今晚九時，在門上敲了幾下後，裏到某處談話，同樣的指令，民強接到了二個，另一北方口音的年青人，很到某處談話，同樣的指令，民強接到了二個，另一北方口音的年青人，很

在當晚就到了指定的地點，這是一處他從未到過的地方，是在僻靜區域的一座小洋房，四週

有常綠樹環繞着，他借此經過寒暄後，民強知

進來的是誰。

道他是四川人，姓黃名天柱，是一位從未見過

面的黨的中堅人物。

天柱請他來談話的

宗旨，是因為明天舉行

大會，恐怕再在他的身

上，發生什麼意外的亂

子，要求他到這裏來居

住，過了會期以後再出

去，這是一個隔離的辦

公事，他和民強正這樣

談話着，外面又有人在

敲門，天柱應着這扣

門聲，離開了會客室去

回憶的片斷故事，他在

這失眠的靜夜中，作了

一次總括的結算，他只

是深夜，他突然的換了

一個地方睡，不免有失眠

的現象，他在靜夜中追

憶着過去的一切，真像

一個夢，是一個絢麗的

夢，他從和柳依相識想

起，一直想到和慧莉發

生了密切的關係止，其

中不知經過了多少值得

回憶的片斷故事，他在

這失眠的靜夜中，作了

一次總括的結算，他只

覺得慈莉是太富於情感了！富於情感的人，往往會克服理智，以致造出意外的事情，在他的理想中，對於所相識的那個女性，比較上倒還能依最能適合於理想，只可惜她是遠去故鄉，將近半載了！還沒有回到上海來，且連一封市外圈的花園洋房中，整個晚上沒有睡，是在宣傳品，昨夜沒有睡過信也沒有，柳依雖和他特別的清靜，僅有汽車微甚！這二個疑案，佔相見的時期，是那麼的短促，但在她印象中，送着，她終於在失眼中知道個明白，揭開這謎却是最為深刻。

她的腦中的中樞，正的睡入夢鄉，但不多時似電影般的一幕幕搬演，是些疲倦了。迷迷糊糊的幕慢。他從牀上起來，推

着的時候，忽聽到隔壁的臥室裏，有人在談話，還沒有熄滅，同時，遠聽得到他和她仍在低聲地談話，「是甚麼？」天柱在說，「回事？什麼到這時候還沒有睡覺，民強一覺強向天柱問：「你們昨晚沒有睡覺，民強一覺，他始終辨得是李天柱在說話，那女的呢？」口音也相當的熟耳，但始終辨不出她究竟是誰？」他是多麼的好奇哪！那女性是誰？」他和她

「我們油印了許多宣傳品，昨夜沒有睡過，還有一位是女同志。」他這樣說後，就返身來，挾了一隻皮包說：「民強；你就留在這裏，吧，我現在需要出去，

準備開會去，「他又從仍阻不住他好奇心，皮包裏取出一份宣傳品，他還是很迫切需要知道來說：『這就是昨夜印隣室中的她。』

準備開會去，「他又從仍阻不住他好奇心的，了一個異性，她是絕對和她接了個熱烈的吻，皮包裹取出一份宣傳品，他還是很迫切需要知道沒有覺得，那嬌媚的臉，她在被偷吻的驚恐中醒來說：『這就是昨夜印隣室中的她。』

天柱的革履聲在樓梯上消滅以後，民強獨立的把牠一扭，再輕輕的影形，特有一種青春的飛出。他放大了胆，握住興趣的微笑，在她的臉是民強，她撒嬌似的把上了門上的磚柄，不由自賴上，找不出一絲疲勞裏身的疑惑障住了臉，她在被偷吻的驚恐中醒來，發現站在牀前的就一個兒在室內看這一份宣地一推，門開成了一條媚力在她的邊流露。



武俠掌心劍（十六）（皖東汪劍鳴續）

第三回

三更魂斷惡道啖人肝

顏大鏢師真是奇怪，不好開口，大鏢師笑到極點了。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竟把酒來當茶說，有我呢，公子絕不喝一下子便是兩大碗。會賁你的，蓬頭僕怒笑，如果長大起來，這不道，喝多少我却沒有什麼，成爲酒海麼，當下就麼數目，只是喝到喉嚨，嗚嗚地對那蓬頭僕阿中不能再喝。得了，大

慤問道，伙計，你儘量鏢師更是奇怪的說道，，不要緊，他便是得罪，一喝醉了，就會闖禍，皆喝了，比我的酒量更大，天玉忙對蓬頭僕說，還要得罪人呢，顏附道，大，天玉忙對蓬頭僕說，夠了，不准再喝，不能的喝，可以喝多少呢，那麼，你不醉麼，他搖了我，我是絕對不會動要噎得醉了，我們還要蓬頭僕先朝他的主人望，我十分喝的多了，只葉青來，不轉眼酒來了飲，忙叫本店拿飯來喫。

，少時，大鏹師起身付假好材料，不能成器，老和尚普渡，可以收他帳，那知方公子早已搶。可惜之至，你如果在寧爲徒，還有一個太華山先會掉了，大家便上了國回來，祇消將他送到牲口，顏剛在馬背上對我的鏹局裏去，半年之後，最多二年，不是顏方公子笑道，萍水相逢，便勞閣下如此破費，某說一句大話，一定會做他的師父的資望，顏叫道，方才真令我斷愧極了，方公教出他一身武藝來，作子笑道，這算什麼，我你們的長年保鏢，豈不是們仰仗鏹師的大力，勝好麼，方公子笑道，這不起這個蓬頭小伙子，兒，你願意嗎？；蓬頭庄我們主僕一踏平安，是大鏹師之美意，可是竟不能說出這一番的大話，偏朝他上下一打量，竟小弟實在感激無地了，這孩子生就一副傲骨，來，就憑我這樣的身分，難道還不夠做他的老。要動火的話，你雖然是花掉這幾個錢，還值得我在數年前便有這個意，難道還不夠做他的老。要動火的話，你雖然是說嗎，他又回顧蓬頭思，叫他去投師學藝，師嗎，方公子搖頭笑道一個大鏹師，可是有什一說嗎，他又回顧蓬頭思，叫他去投師學藝，來，就憑我這樣的身分，難道還不夠做他的老。要動火的話，你雖然是資，可以說好極了，只隨，他却目空一切的說，顏剛心頭火起，向前？顏大鏹師實忍耐不得，苦況人指點他。以致一，他只有信服雲台山的蓬頭僅道，小伙得了，便也冷笑一聲道

，憑我這一身的本領，啊，拿來吧，我使給直追下來，大叫道：慢
就可以做你的老師綽有你看，他將雙鞭接到手點走，且將兩隻箱子留
餘裕，蓬頭僅道，你，試一試，笑道：這樣下來給我，顏剛便在彈
有什麼本領，先展一點，纔得像燈草棒兒也似的。臺中摸出三顆彈子來，
給我看，顏剛便在馬，還算的傢伙麼，有什刺刺刺一連發出三顆連
背上將一雙九節水磨的，廢用處，不如棄掉牠能珠彈，眼見蓬頭僅兩手
鋼鞭霍地抽出來，在蓬，他將雙鞭交叉的一敲，接住兩隻，第三彈，好
頭僅的面前一晃，說道，立刻便成為四段，拋像沒有預防，直貫其口
，這一對傢伙，你可以到地上道，笑話，這種，啊也一聲，翻身跌下
使得了麼，說着，又將東西，也能夠保鏢麼，叫喊。
（未完）

背上的彈弓卸下來，拉顏剛驚得面如土色，這
了一拉道，你能夠拉的才明白自己已經遇到了這
滿座，蓬頭僅大笑道，勁敵了，立刻雙腿一夾
我道你拿什麼驚天動地，那馬鷙雲價地向前奔
來是這兩種尋常的傢伙，頭僅也便提起了絲繩，
的本領來壓服我呢，原去，意欲逃遠，那知蓬



中
央
殯
儀
館

……戈登路馬西路三十四號

利便通交
禮堂雄偉
殯舍高爽
不分宗教
一切殯儀
用品全備
電話最話
服務周週
取費低廉
內部衣壽
部部器壽
部舍殯設

電話：三六九六三 三七三三三 三八九八〇

瞎三話四

本來我想，做正經事情，艾蓬大少一樣，不敢再是不容易的，瞎三話吹牛了。四，頂容易不過的了。我在二十七歲的時候，可是到了實際，畢竟要佩服平襟亞和江笑笑兩位老（現在加上一個老，是算慕教的）先生，一個在文壇上大出風頭，一個在電台上十足血頭，上期因為寫不出東西，筆不肯跟我走；本期茶博士又要我講，呀！艾蓬大少將上市了，我的講不出，恐怕也像以做主人的，只要預備

艾蓬大少一樣，不敢再是不容易的，瞎三話吹牛了。

艾蓬大少一樣，不敢再是不容易的，瞎三話吹牛了。

着預備躲在樓下，避免說着！今天說，「你真開心呀！」艾蓬仁兄大爲難了。有幾來不過三五十塊錢；氣的端這保，，客多不過通貨却沒有現在的，存進押當，暫不著杠籠，換得一隻老羊。





上海公共租界新嘉登記號〇字第四三〇號
上海法租界新嘉登記號A字第七九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創刊
每逕星期六出版一冊增刊無定期

五雲日昇樓週報 第一期集

發行人兼總編輯 領懷冰

自價廣告		自價書定		辦法	
年	半	年	半	冊	冊
全年		二十六冊	二十二冊	一冊	一冊
特等	等級	底面外	地	一元	一元
普通	一	封	面	二十元	三十元
其他	地位	裏	頁	一元	一元
		一	十	廿四角	廿四角
		一	十	零一角	一角
		一	十六元	一元	一元



